

## 摘 要

刘辰翁是整个宋代词作数量仅次于辛弃疾的词人，而且他的作品不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价值都是比较突出的，在宋末元初的词坛上，本该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刘辰翁生平、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才开始逐渐增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与其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相比仍远远不够，本论文拟分三个部分对刘辰翁的《须溪词》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一、刘辰翁本是忠贞节义之士，又生当弱宋末造，亲身经历了金瓯破碎，国家覆亡的惨痛巨变，时代因素在他的《须溪词》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一章通过对其生平、所处时代背景的介绍，分析其词的思想成因，并对其出生日期进行考辨。

二、须溪词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其中大部分作于宋亡后的词作都饱含了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前人论述较多的大多数是那些直接抒写爱国思想的作品，而对数量众多的节令词、唱和词、寿词等则研究不多，第二章主要论述《须溪词》各类题材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

三、第三章研究刘词的艺术风格。历来的评论者皆肯定刘辰翁为辛派或苏辛派词人，本章分析刘辰翁继承和发展辛弃疾词风的原因、方法，并对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刘辰翁除了学习辛弃疾，还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特别是他的一些小令，吸收了晚唐绝句的风格，轻灵婉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关键词】** 刘辰翁 须溪词 亡国之痛 辛派词人 博采众长

## Abstract

As a poet of Song Dynasty, Liu Chenweng' s work of Song Ci(Ci, a typ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origina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fully developed in the Song Dynasty) is second to Xin Qiji, who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prolific poet. No matter in the aspect of idea or artistic value, Liu' s work should have possessed a more important place at the turn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owever, he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by critics. Since the 90s of last centur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on the aspects of Liu Chenweng' s life, ideology,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Although certain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es, it still couldn' t be matched with his high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is thesis will make a rather overall and deep exploration of "Xu Xi Ci(Ci composed by Liu Chenweng)"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1. Liu Chenweng is a man with patriotic complex. He was born by the end of Song Dynasty, experiencing the perdition of his state. Theref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age make a deep impact in his "Xu Xi Ci". The first chapter, by introducing his life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will analyze the origin of his thought, and will do a textural research about his birthday.
2. "Xu Xi Ci" contains various contents and themes, among which the majorities are composed after the perdition of Song Dynasty and expressed his homesickness and the agony of losing his state. The former critics usually focus on his patriotic poems, rather than the numerous poems composed in festivals, for responsory and for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The second chapter will mainly analyze the sentiment revealed from his poems.
3. The third chapter will analyze the poetic expressions of Liu' s work of Song Ci. All through the ages, the critics usually classify Liu as the Xin faction (represented by Xin Qiji) or Su Xin faction (represented by Xin Qiji and Su

Shi). This chapter will find out the reasons and methods of Liu Chenweng' s inheriting and development of Xin Qiji' s style, and it will make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esides learning from Xin Qiji, Liu Chenweng has absorbed others' strong-points, especially Xin' s short ones, he ha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poetic style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but also formed his ow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iu Chenweng                      Xu Xi Ci (Ci composed by Liu Chenweng)  
the agony of losing his state              poet of the Xin faction  
absorption of others' strong-points

## 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参与同一工作的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 名： 陈斌 日期： 2006.9.27

## 本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论文及送交论文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签 名： 陈斌 导师签名： 吴嘉明 日期： 2006.9.27

## 前 言

刘辰翁是宋末元初浙江、江西文坛上非常有影响的学者、散文家、诗人、词人，元代吴徵说：“叙古文之统，其必曰……，可追配五子者谁欤？国初庐陵刘会孟突兀而起……乡人尊之，比于欧阳。”<sup>①</sup>顾嗣立《须溪先生刘辰翁传》亦曰其“以文章居当世第一流”，其词现存三百五十余首，在宋人词集中数量仅次于辛弃疾，而且历来的评论者皆肯定其为辛派或苏辛派词人。这样一位在词史上本该有一定地位的词人，由于其原作过早散佚，而留存下来的许多作品又屡经传抄、刊刻，伪误夺衍的地方很多，导致有些作品艰涩难懂，<sup>②</sup>再加上前人论南宋词时常标举格律派词人，对刘辰翁重视不够，因此须溪词在古代少有问津者，其词湮没良深，历代选本很少选录《须溪词》，词学界评论也寥寥无几，仅清末况周颐、民末薛砺若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不仅如此，在大力弘扬爱国精神，辛派词人被推举至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的二十世纪，须溪词亦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刘词长期遭受的冷落才得以告终，马群的《刘辰翁事迹考》<sup>③</sup>、缪钺的《论刘辰翁词》<sup>④</sup>、王士博的《刘辰翁评传》<sup>⑤</sup>等几篇文章成为先导，而后九十年代至今陆陆续续有近二十篇文章对刘辰翁的生平、思想、艺术成就等进行了探讨<sup>⑥</sup>，尤以1998年《须溪词》唯一的笺注本（吴企明校注）的出版为盛事，为刘词研究者大开了方便之门。但总的来说，与刘辰翁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相比，对他的研究仍远远不够，本论文意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知人论世、定量分析、比较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等方法对《须溪词》的题材、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其所受时代因素、地域因素的影响等，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以期对其历史地位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

<sup>①</sup> 《养吾斋集序》。“五子”指宋古文大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等。

<sup>②</sup> 参见吴企明校注《须溪词》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1月。

<sup>③</sup> 《词学》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11月。

<sup>④</sup> 《缪钺说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sup>⑤</sup>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

<sup>⑥</sup> 根据“中国期刊网”、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以及近几年的《宋代文学研究年鉴》等统计。

## 第一章 百年短短兴亡别——刘辰翁的人生经历

### （一）刘辰翁生平

刘辰翁，字会孟，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因家在龙须山之阳须溪山，故自号须溪，后人称其为须溪先生。

关于刘辰翁的生平，按照吴企明《刘辰翁年谱》<sup>①</sup>、马群《刘辰翁事迹考》<sup>②</sup>据《宋史》、万斯同《宋季忠义录》、《江西通志》、刘子将孙《养吾斋集》等记载所作考订，辰翁幼年丧父，家贫力学，曾就学于庐陵著名学者欧阳守道，文章及学问都深受其影响，辰翁亦很受守道器重。理宗宝祐六年（1258）赴乡试时在对策中有君子小人朋党之论，引起了试官间的一场斗争，本欲将辰翁拔为第一的甘茂荣被贬官。景定元年（1259），辰翁赴临安补太学生，时任国子祭酒的江万里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景定三年，辰翁至临安赴进士试时在廷对中直言“济邸无后可恊，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而遭奸相贾似道排斥，却得到了理宗的嘉许，被置于丙第，任赣州廉溪书院山长。此后，随着恩师江万里几上几下，辰翁也曾先后被其举荐为临安府学教授（任职不到半年）、主管中书省架阁库之职（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入朝为官，仅短短的四十五日），其间亦曾入万里福建、江东幕。<sup>③</sup>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兵攻打江南，江万里在饶州城破时投水自尽，稍后文天祥起兵勤王，辰翁曾短暂参与其幕府。不久，丞相陈宜中先后举荐其为史馆检阅、太学博士，皆未赴任。第二年，临安城破，恭帝君臣被掳北上，之后辰翁曾离家避难。祥兴二年（1279）二月，陆秀夫在厓山背负幼帝赵昺投海，宋朝彻底灭亡。此后两年，刘辰翁为寻找江万里的养子江镐，谋葬江万里而四处奔

<sup>①</sup> 《中国韵文学刊》总五期，1990年12月。

<sup>②</sup> 《词学》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11月。

<sup>③</sup> 据吴企明《刘辰翁年谱》：

宋理宗景定五年甲子（1264），春，江万里知建宁府，兼福建转运使，须溪从之，入幕。五月，江万里迁任知福州、福建安抚使，须溪从至福州。度宗咸淳元年乙丑（1265）春、夏尚在福州。夏，江万里入朝执政，以书招须溪。秋后除临安府教授，任职前后约半年，直到第二年春。1266春，万里罢相，辰翁随亦为人劾去，回乡闲居。1268秋，万里镇太平，辟须溪为江东漕幕。1269春，尚在漕幕，万里入为参知政事，荐刘为中书省架阁，任职仅一月半，丁母忧返乡。

走，1280年找到江镐后，辰翁“走庐山葬文忠公”<sup>①</sup>。自此以后，辰翁托迹方外，不仕新朝，专心著述，于元大德元年（1297）逝世，四方学者会葬于庐陵城北。

由上述刘辰翁的经历可以看到：其一，辰翁生性耿直，不畏权奸，能够主持正义，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宝祐六年赴乡试时，正是贾似道当权，丁大全初用，丁及其爪牙罗织罪名，陷害忠良之时，辰翁即敢于在对策中严君子小人朋党之论，指斥当道。景定三年赴进士试时，又敢于语涉忌讳，为遭权奸所害的济王鸣冤，<sup>②</sup>不惜得罪权倾朝野的贾似道。而辰翁一直追随的恩师江万里，就是一位刚正不阿，敢于与奸佞作斗争的忠臣，在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几经沉浮，最后在元军攻破饶州时携全族二百余口赴止水殉国，又是一位节气可感的烈士。刘辰翁在政治思想上无疑深受江万里熏陶，而万里对他的器重也反过来说明了辰翁的政治品质。

刘辰翁这种爱憎分明的感情在他的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其《金缕曲》“绝北寒声动”中以篡汉自立的王莽来暗刺被谄媚者呼为“周公”的贾似道，并在结尾处写道：“寄语权门趋炎者，这朝廷、不是邦昌宋。真与赧，可能共？”<sup>③</sup>这“权门趋炎者”指的即是那些取媚贾似道的人。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即鸣锣而溃，半月后，刘辰翁听说此事，当即写下了《六州歌头》“向来人道”，以纪事为词，以史为词，以辛辣的笔调讽刺和揭露了贾似道的昏庸无能、荒淫误国，其反映时事的迅速和大胆，即使是在豪放词中也是罕见的。

其二，当异族的铁蹄踏遍神州大地，本欲尽忠报效的国家灭亡之后，辰翁能闭门不仕，遗民终老，说明了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之士。他宋亡后所作的词中充满了对亡国的悲悼，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抗元将士的追思。他仿效陶渊

<sup>①</sup> 刘将孙《养吾斋集》卷十三《送刘复村序》。“文忠”即江万里谥号。

<sup>②</sup> 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史弥远废立”篇所载，宋宁宗无后，立宗室子（赐名曷，后更名昀）为太子，太子早卒，丞相史弥远又择宗室子贵和、贵诚兄弟，以备皇子之选。后宁宗立贵和为皇子，赐名玠，封其为济国公。玠对史弥远专权不满，私下言及将来要将史流放至边地，为史所知，遂起废玠之心。宁宗病重，史弥远称诏立贵诚为皇子，赐名昀，宁宗死后又擅立昀为帝，即理宗。寻进封玠为济王，出居湖州，未几又谕旨逼济王缢死于州治，伪称病死。史弥远之后，又相继有史嵩之、董宋臣、丁大全、贾似道等权臣把持朝政，国事日坏。一部分爱国的士大夫常借济王被害事件攻击当权者，为济王鸣冤，而当权派为此事大兴文字狱，凡语涉忌讳者动辄被流放或贬谪。

<sup>③</sup> 本论文中所引刘辰翁词作均选自吴企明校注《须溪词》，后文不再注释。

明由晋入宋后诗中只书甲子的做法<sup>①</sup>，在词中不标年号，而只标甲子，表明了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虽然元代文网不如清朝那么严密，也没发生什么影响特别大的文字狱，但并不等于士人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元代的刑法中有一条规定：“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sup>②</sup>说明元统治者对艺术作品的感召力量是有所畏惧的，事实上，不管哪个朝代，当士人的言论对自己的统治可能产生威胁的时候，统治阶级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刘辰翁曾有一首《月诗》借咏月以寓兴亡之感：“霓裳声里一擷，如今是第几轮？赤壁黄楼都在，古今多少愁人！”结果“为人所议，几殆。”<sup>③</sup>但他还是在众多词作中直率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特别是当宋初亡之时，刚刚平定天下的元统治者对遗民们的民族意识比较警惕，为了防止汉人哗变，甚至在汉人最看重、最热闹的节日元宵节禁止张灯，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刘辰翁敢于为了谋葬殉国故相而四处奔走，亦可以想见他蔑视新朝，哀悼烈士，眷念故国的拳拳之心。

对政治品节和高尚人格的尊奉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在宋代更为突出和普遍，其表现也自然地由政治领域延伸到文学世界，导致文学中强调儒家重教化的文学观，并渗透到了原本与封建伦理相违背的词学领域之中，词的创作与“诗言志”的儒家传统诗教接榫。<sup>④</sup>南宋后期理学大行于世，以读书穷理和心性存养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代表官方意志的理学家的正统文学思想甚至走向了全用道德伦理价值取代诗文的审美价值的极端，但尽管理学家与诗人词客对文学的性质和作用的想法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创作主体的品行和才性的重视却是一致的。<sup>⑤</sup>刘辰翁的家乡江西是南宋理学的中心之一<sup>⑥</sup>，他的两位恩师江万里和欧阳守道都是朱学弟子，是当时的理学名家<sup>⑦</sup>，受他们理学思想的影响，在须溪词中较多地体现了对社会世间的关注。自苏轼“以诗为词”，指出向上一路，辛弃疾继之

<sup>①</sup> 关于陶渊明诗中只书甲子是否为了表明自己是晋朝遗民，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但《须溪四景诗·春景》之《新年贺太平》末句曰：“渊明今甲子，犹是晋时人。”说明刘辰翁是有意识地以只书甲子为自己忠于故国的标志的。

<sup>②</sup> 见《元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三·刑法四》之“禁令”条。

<sup>③</sup>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须溪月诗”条，中华书局1988年1月，第253页。

<sup>④</sup> 参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绪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3-18页。

<sup>⑤</sup> 参见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引言·三”，中华书局1995年4月，第7-12页。

<sup>⑥</sup> 朱熹一生中主要讲学的八个书院中有三个在江西，而在宋朝江西的书院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参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7月。

<sup>⑦</sup> 江万里曾到朱熹重建的白鹿洞书院学习过，任吉州知州时仿照白鹿洞书院规制创建白鹭洲书院，首致欧阳守道讲学，守道后曾任岳麓书院副山长。参见《中国书院史》、《白鹭洲书院朱子后学的气节修养思想》（《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

奋起,用词为陶写之具,纵意抒写悲慨壮烈的政治抱负和爱国情怀,刘辰翁更承其余风,以一部堪称“宋亡词史”的《须溪词》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盛衰。

## (二) 刘辰翁出生日期辨析

关于刘辰翁的出生日期,吴企明《刘辰翁年谱》<sup>①</sup>定其为十二月二十四日<sup>②</sup>,所举依据为:

1、王槐城是刘辰翁同年出生的友人,《须溪词》卷一《念奴娇·槐城赋以自寿又和韵见寿三和谢之》词云:“某所某公,同年同月,谁剪招魂纸。前三例好,不须举后三例。”词尾自注:“槐城廿一日生。”《须溪词》卷三《沁园春·再和槐城自寿韵》词云:“刘子生时,当月下弦,输大半轮。”知刘辰翁生于某月之下半月,比王槐城晚三日,即二十四日。

2、《须溪词》卷一《鹊桥仙自寿》二首词云:“谁识小年初度。”小年,即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天祥《小年》诗云:“燕朔逢穷腊,江南拜小年。”由此可知刘辰翁之生日为腊月二十四日。

3、《须溪词》卷三《沁园春·再和槐城自寿韵》云:“吾辰,定是雌辰。”雌辰,即偶日,见《天禄识余》。《须溪词》卷三《水调歌头·谢和溪园来寿》词云:“教我天根骑月”。骑月,即骑月雨,按陆游《村社祷晴有应》诗自注,谚语谓每月之二十四、五有雨,则成霖潦。因须溪生于二十四日,故溪园先生给他讲解“天根”、“骑月”之道理。

对此,周文康《刘辰翁出生日期考辨》一文<sup>③</sup>提出了不同意见,根据下列依据定其生辰为六月二十四日凌晨:

1、“谁识小年初度”之小年若释为十二月二十四日则全句不可解。

2、《鹊桥仙·自寿二首》之“轻风淡月”一首所描写的情景与“十二月二十四日”时令不合。

3、由刘辰翁《百字令》词及自注可见其以自己“三龄”时“夜来宋都如雨”比附佛生四月八日前数日“星陨如雨”,从而推知刘辰翁三周岁生日当在《杭州府

<sup>①</sup> 《中国韵文学刊》总5期,1990年12月。

<sup>②</sup> 本论文中出现的时间一律指农历。

<sup>③</sup>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志》所载端平二年六月庚辰宋都临安“流星陨如雨”后数日，而决非十二月二十四日。

4、古氏羌族曾行“十月太阳历”，有两个新年，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小年”，其分支的彝族至现代仍保留此俗。

周文所举例证，看似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点，即他人的分析再详备，也还是比不上当事者自己的话有说服力。从刘辰翁数篇自寿词、和寿词中所出现的有关季节风貌的描写来看，其出生时当为冬季，窃以为应以吴先生的推断为是：

1、《好事近·中斋惠念，赐词侔寿，不胜岁寒兄弟之意》小序曰：“中斋惠念，赐词侔寿，不胜岁寒兄弟之意。”“岁寒”说明时在寒冬。

2、《减字木兰花·寿词》下阕云：“小春三日，便觉春暄梅影出。醉把梅看，比似茱萸更耐寒。”言初春天气和暖，早梅已开。按立春绝大部分是在新一年的一、二月，但少数时候也会有十二月即已立春的，《钦定授时通考》有云：“十二月立春，在残年，主冬暖。谚云‘两春夹一冬，无被暖哄哄。’”这一年的立春特别早，所以刘辰翁腊月下旬过生日时已是初春了。

3、《念奴娇·槐城赋以自寿，又和韵见寿，三和谢之》首句曰：“先生自寿，拥衾寒、重赋凌云游意。”衾指被子，盖着被子都觉得寒冷，怎么可能是在盛夏六月呢？

4、《洞仙歌·器之高谊，取前月青山洞仙歌华余重寿，走笔谢之》末句：“后七日相看，醉春风柳。”言七日后即至春天（第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再过七天正是大年初一。

5、《水龙吟·和南剑林同舍元甲远寄寿韵》下阕中：“念我何辰，涸阴冰子，生怜金虎。”涸阴，极北之地；沍寒，严寒冻闭的景象。张衡《西京赋》：“其远则九峻甘泉，涸阴沍寒。”《晋书》载王沉作《释时论》曰：“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过而问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阴之乡。’‘奚适？’曰：‘欲适煌煌之堂。’”生，甚，很；怜，爱；金虎，指香炉。此三句言自己生于天气极为寒冷的时节，十分喜爱香炉。

6、《沁园春·再和槐城自寿韵》下阕言生日时“寒炉拥雪，岁晚盘辛。”“寒炉拥雪”自然是冬天的事。古时习俗于正元日（正月初一）作五辛（五种有刺激味的蔬菜）盘，辰翁于年末过生日，已近正元，故曰“岁晚盘辛”。

7、《金缕曲·和同姓草叔曲本胡端逸见寿韵并谢》下阕开头曰：“岁云暮矣如何度”，即言一年将尽，语出《诗·小雅》“小明”篇：“曷云其远，岁聿云莫（暮本字）。”

另外，辰翁的朋友邓剡等人在他生日时所赠贺词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尹济翁《风入松·癸巳寿须溪》下阕末云：“纪明奎壁，长教见、寿气成霞。但得重携溪上，年年人共梅花。”

邓剡《好事近·寿刘须溪》首句曰：“桃脸破初寒，笑问刘郎前度。”

赵文《氏州第一·寿刘府教<sup>①</sup>》上阕开头：“风雨山城，天意欲雪，梅花照影清峭。”

颜奎《醉太平·寿须溪》上阕：“茶边水经。琴边鹤经。小窗甲子初晴。报梅花小春。”<sup>②</sup>

这些寿词里面屡屡提到“梅”、“雪”、“寒”等冬天的风物，说明刘辰翁必是出生在冬季，唯《鹊桥仙·自寿二首》所描写之“轻风淡月”等景象似乎确与冬季时令不合，那不是与其他词作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然。第一，即便是冬天，也并非每日都是冰封雪锁、朔风凛冽，辰翁这次生日极可能正逢天气晴朗，比较温暖。第二，这两首词中主要描写了一系列超乎现实的人和物，描绘了想象中“桥边曾弄碧莲花，悄不记、人间今古”、“天香吹下，烟霏成路。飒飒神光暗度”的“幽独超绝而又飘飘迷离”<sup>③</sup>的超然世外的仙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前首中“吹箫江上，沾衣微露”乃从苏轼《前赤壁赋》中泛舟江上、有客吹箫倚歌的意境化来，与后首中“长空皓月，小风斜露”实际上都意在表现一种超脱、淡泊的旷达胸怀，不必非要理解为实景。

对于“谁识小年初度”一句，周文认为：“如‘小年’为十二月二十四日，乃时人尽知，则不当于‘自寿’词中发问‘谁识（知）’。倘释为‘记’，即谁记得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更不合情理。”笔者认为，周文第一种解释实际上仅仅针对“谁识小年”四字，乃断章取义，自然不通，全句若是释为“有谁记得（或知道）我是小年出生的呢？”却并无不合情理之处，因为能够清楚地记得自己出

<sup>①</sup> 咸淳元年（1265）秋至第二年春，须溪任职临安府教授。

<sup>②</sup> 本论文中除须溪词外，其余宋代词人作品均选自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1月。

<sup>③</sup> 《唐宋词鉴赏辞典》之《南宋·辽·金》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8月，第2123页。

生日期的除了家人及个别知交外毕竟不多。

《百字令》前有小序云：“李云岩先生远记初度，手写去年《赤壁歌》，岁晚寄之，少贱不敢当也。……”周文指李、刘似非深交，疑八十老翁未必头脑清醒，确知须溪生辰或亦由刘词“谁识小年初度”推断其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故“岁晚寄之”云云，则纯为主观猜想，而且根据刘将孙《古心与云岩书简跋》，乃父与李云岩恰恰就是“执友”、“师友”，记错其生日的可能性更小。

另外，周文推测刘辰翁三周岁生日在端平二年六月，依据是《百字令》的上阕：“少微星小。抚剑气横空，隐见林杪。夜来宋都如雨，更长得奇哉恹恹。与汝三龄，览余初度，一语占先兆。暮年喜见，甲申聚五星照。”“夜来宋都如雨，更长得奇哉恹恹”句下有自注云：“佛以四月八日生，见明星悟道曰：‘奇哉！’即《左传》星陨如雨之夕也。”周文康认为刘辰翁“以己‘三龄’时‘夜来宋都如雨’，比附佛生四月八日前数日‘星陨如雨’”，与《杭州府志》所载端平二年六月庚辰宋都临安“流星陨如雨”事相合。比附一说，甚有道理，但是辰翁这里是写自己三周岁生日吗？笔者认为，周文误读了“与汝三龄”的意思。“与汝三龄”实际是用了周武王“九龄之梦”的典故，吴企明先生可能因未找到出处而漏注了。《礼记》卷二十《文王世子》载：“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后来的文献中提到此典故时大多称为“梦与九龄”或“九龄之梦”。而“与汝三龄”之语则是出自宋罗泌《路史·竹书梦龄妄》：“六经之书，惟《礼记》杂而多妄，梦龄之事殆同谶纬之言……武王之寿乌有所寿九十三邪？……按《竹书纪年》武王年五十四，罕得其实，然则‘与汝三龄’，汉儒之妄斯可见矣。……其云‘吾与汝三’者岂非谓于吾没之后与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罗泌为南宋高宗、孝宗朝人，《路史》成书于孝宗乾道年间，巧的是，他正好与刘辰翁同乡，系庐陵人，辰翁学问赅博，估计很可能是看过《路史》，原话照搬了。初度即指生日，出自屈原《离骚》，“一语占先兆”可能与李氏原作中的语句有关，由于李云岩所写《赤壁歌》已散佚，整句话的确切意思不甚明了，但无论如何，“与汝三龄”决不会是指自己三岁的。而且从开头几句来看，“夜来宋都如雨”也应是写这首词的时候的事情，此时辰翁已经五

十多岁了<sup>①</sup>。如此，则辰翁生于六月之说自然站不住脚了。

综上所述，可知刘辰翁确乎生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则周文所指彝族以六月二十四为小年，倒真是巧合了，以辰翁熟谙天文历法来释其何由识之，甚而疑其先人或为氏羌族，这就更是无任何佐证，纯属臆测而已。

---

<sup>①</sup> 吴企明《百字令》注中考证曰：“须溪写作本词，必在甲申之第二年，即乙酉，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时须溪家居庐陵。”是年辰翁54岁。

## 第二章 故园梦里能归否——《须溪词》的题材及思想内容

### （一）《须溪词》版本源流介绍

刘辰翁一生著作甚丰，其子将孙《须溪先生集序》曰：“今刻为诗八十卷，文又如干。”杨慎《升庵集·刘辰翁传》谓“有《须溪集》一百卷”，然而其文集没有经过多长时间就已经散佚大半，今所存者仅十分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须溪集提要》曰：“《须溪集》，明人见者甚罕，即诸书亦多不载。……盖其散失已久，世所传者惟《须溪纪钞》及《须溪四景诗》二种，仅寥寥数篇，今检永乐大典所录记序杂著诗尚多，谨采辑裒次，釐为十卷。”刘辰翁《摸鱼儿·甲午送春》词曰：“钟情剩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而今存词仅三百五十余首，“千首”之说，或有夸张，但散佚者必不在少数。由于作品散佚过半，加上前人对格律派以外的词人不够重视，故《须溪词》流传版本很少，元至民国前，选本中仅《元草堂诗余》、《历代诗余》、朱彝尊《词综》、《翰墨大全》等收有寥寥数首，比较完整的《须溪词》则仅有《四库全书》本。

《四库全书》所收十卷《须溪集》系从明《永乐大典》辑出，故又称《永乐大典》本，其中卷一至卷五为记，卷六为序，卷七为墓志铭、杂著及一些古诗、律绝，卷八、九、十为词，《须溪四景诗》原为单行本，故另为一集）。三卷须溪词共收 346 首，自《望江南》至《声声慢》为卷八，共 165 首，《汉宫春》至《莺啼序》为卷九，共 97 首，《沁园春》至《摸鱼儿》为卷十，共 84 首。

民国十一年（1917），朱祖谋（号彊村）编《彊村丛书》，收录了刘辰翁的《须溪词》（简称彊村本），系以钱塘丁氏嘉惠堂所藏旧钞不分卷本为底本，并请吴郡金养之进行了校勘，沈山臣也校正了其中的若干条。1920年（庚申）春南城李振唐传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须溪集》中三卷词以赠，彊村据此进行对照，于1922年重刻《彊村丛书》时对《须溪词》又进行了部分修改，在集后添加了校记，金、沈校语亦引录其中，并附跋说明了编纂经过。重刻彊村本《须溪词》按照《四库全书》本编次，仍为三卷（卷页未分，仅于目录标明了卷次），以原《须溪集》第八卷为第一卷，原第九、十卷分别为第二、三卷，但在后面加了补遗一卷，共四首，分别是：《摸鱼儿·李府伊美任》（录自《翰墨大全》）、《金缕曲



1998年出版的吴企明校注《须溪词》，《前言》中说明是以彊村本为底本，参校文澜阁、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须溪集、《全宋词》等书而成，另外还将彊村本所附校记的文字全部移录到了各首词的校语中。其分卷、编次与《全宋词》相同，惟存目词未列，而将原来《全宋词》列入存目词的《踏莎行·九日牛山作》全词附在了补遗的最后。吴企明在《前言》中曰：“刘辰翁的《须溪词》，存词三百五十三首（含补遗）”，但实际上去掉这首《踏莎行》，总共应为354首，如果排除计算错误的可能的话，估计是将补遗第三首《意难忘·元宵雨》亦排除在外了，这首词彊村本校记曰录自《元草堂诗余》，《全宋词》则注为录自翰墨大全集，并附按语说：“元刻元印二百零四卷本此首无撰人姓名，其前为刘须溪上元金缕曲，此首疑非刘作。”吴企明将此按语录在校语中了，但相比《踏莎行·九日牛山作》，这首词并无其他佐证可以证明非刘辰翁所作，故吴氏对此词的定性有些草率，对刘词数量的统计有交代不清之嫌。

本论文中所引用的须溪词，悉依吴企明校注《须溪词》。

## （二）《须溪词》的主要内容

须溪词内容丰富，有直接描写重大时事的，有写景、咏物的，也有很多节令、寄怀、祝寿、唱和之词。而无论何种题材，其中常常蕴含了词人的爱国之忱、亡国之痛，既有亡国前对国势飘摇的忧惧、对奸佞当权误国的愤慨，也有成为遗民后伤痛沦亡、眷念故国的凄怆。其中流传最广、评论最多的，都是那些直接用中锋重笔抒写亡国之痛、黍离之悲的作品，毫无疑问，这些作品是刘辰翁词的精华，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同时，在数量众多的节令词、唱和词、闲适词、隐逸词，甚至是常常被认为是无聊应景的寿词中也往往流露出词人作为一个亡国遗民而幽怨萦怀、悲怆难抑的痛楚。本章拟从其表达情绪的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 一、景语融情

诗人、词人往往具有较常人更为敏感的心灵，一草一木皆有可能引发他们无限感慨，诗词中描写的景物常常是寄寓了作者的感情在内，单纯写景之作是很少的，论诗（词）者也总是要强调“情景交融”、“融情入景”等，而由于词“要渺宜修”的特点，感情较少直露，故词人的思想感情常常通过写景状物隐晦地加以

表达，王国维更曰：“一切景语皆情语”<sup>①</sup>。但唐五代北宋词人笔下“融情入景”之“情”不外是相思怀人、羁旅思乡、闲雅自适等个人之情，自宋室南迁，国势衰微，辛派爱国词人眼里的景物较多地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或咏河山壮丽，或叹国土沦入敌手。而到了刘辰翁的时代，神州陆沉，家国无存，这亡国的深哀巨痛时时刻刻萦绕在辰翁心中，以至于其无论是登高山、游故都，还是观明月、赏娇花，处处触景生情，勾起故国之思，他作品中的景物绝大部分都深深打上了国家、民族的烙印。如《金缕曲·登高华盖岭和同游韵》中，“望前山”看到“山色如烟，烟光如雨”，他联想到的是“谁料美人迟暮”，进而感慨“长恨中原无人问”；《踏莎行》之“松偃成阴”本写“松偃成阴，荷香去暑”的宜人秋景，下阕调子却转为凄凉：“北马依风，凉蝉咽暮。城门半带东陵圃。”东陵圃用邵平典，其本为秦时人，曾被封为东陵侯，秦亡，在长安城东种瓜，瓜有五色，味道甜美，世称东陵瓜，此处感叹世人多已忘却亡国之痛。用刘克庄“芦叶满汀洲”韵的几首《唐多令》也基本都表达了眼见江山依旧人事改的凄凉意绪。

须溪集中赏花之作不少，爱花、惜花的情感里常常交织进了家国之痛，《乳燕飞·饮海棠花下》、《金缕曲·绝江观桃，座间和韵》、《祝英台近·席间咏绣球》《摸鱼儿·水东桃花下赋》等，基本都是前半写花，后半抒发看到花如故而人事已改所勾起的“千万恨”<sup>②</sup>，今昔对比强烈，黍离之悲见于言外。《踏莎行·雨中观海棠》以薄命佳人来比喻海棠，表达了自己对风吹雨淋下的海棠花惋惜、伤感之情，景是写花，意是写人，而又隐含家国之忧，是须溪集中不多见的深婉蕴藉之作。

刘辰翁对故国的思念无休无止，甚至于听到杜鹃啼叫、艺人歌曲都会悲痛难抑，枪然涕下：

少日都门路。听长亭、青山落日，不如归去。十八年间来往断，白首人间今古。又惊绝、五更一句。道是流离蜀天子，甚当初、一似吴儿语。臣再拜，泪如雨。画堂客馆真无数。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前度。风雨断魂苏季子，春梦家山何处。谁不愿、封侯万户。寂暮江南轮四角，问长安、道上无人住。啼尽血，向谁诉。

——《金缕曲·闻杜鹃》

十八年间，黄公垆下，崔九堂前。叹人生何似，飘花陌上，妾身难托，卖镜桥边。

<sup>①</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第225页。

<sup>②</sup> 《金缕曲·绝江观桃，座间和韵》。

隔幔云深，绕梁声彻，不负杨枝旧日传。主人好，但留髡一石，空恼彭宣。不因浩叹明年。也不为青衫枪四筵。念故人何在，旧游如梦，清风明月，野草荒田。俯仰无情，高歌有恨，四壁萧条久绝弦。秋江晚，但一声河满，我自潸然。

——《沁园春·闻歌》

因为心中含有无限的悲愁和怨恨，这时传入词人耳中的鸟啼与歌声也全都成了献愁供恨之音了。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sup>①</sup>，当至元二十一年（1284），他携子自庐陵至临安凭吊故都时，秀绝天下的西湖美景在他眼里自然就变得“天惨惨，水茫茫”、“到处凄凉”，一片暗淡，以至于能“断人肠”了<sup>②</sup>。

这种无时无刻不缠绕着刘辰翁的苦痛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了他那些描写春天的词里面，这些作品凡是作于宋亡之后的，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与南宋的灭亡有关。伤春、悲秋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永恒的题材，但唐五代、北宋词中的伤春题材往往是表现自己热爱的春天——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短暂易逝、欲留无计的痛惜与无奈之情的，其中具体又包含了美人迟暮、叹老嗟卑、羁旅思乡、送客怀人等等各种内容，自辛稼轩以“春”喻国事，南宋词中个人的愁恨扩展而为家国之恨，爱国词人常常借伤春、悲春抒写时势，春天的种种景象在词人悲恸的情感投射下都成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寓载了深刻的政治意蕴，刘辰翁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由于南宋的覆灭正好是在春天<sup>③</sup>，所以他的悲春又更加过之，“自此（丙子 1276）以后，每当春天来临，词人便有亡国之痛的发作”<sup>④</sup>，写下了大量的借惜春、伤春痛悼亡国之作，如《摸鱼儿·甲午送春》《兰陵王·丙子送春》、《八声甘州·送春韵》、《虞美人·客中送春》等，单是以“送春”为题的作品即有七首，另有《惜春》、《伤春》各一首，其他还有一些“春感”、“春兴”、“春日”、“春暮”等为题的作品，加上题目中无春但实际写春天的词，合计也有超过三十首<sup>⑤</sup>，这些作品大多借春去不归象征南宋王朝之覆亡而不能再振，词旨哀苦深沉，抒发了桑梓沦落、春景唤愁的苦痛，无限凄凉见于言外，清代厉鄂称之为“送春苦调刘

<sup>①</sup> 王国维《人间词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第 191 页。

<sup>②</sup> 《江城子·西湖感怀》。

<sup>③</sup> 据《宋史》所载，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兵攻入临安，谢太后上降表，三月恭帝等君臣起程北上。而崖山朝廷覆灭，南宋彻底灭亡则是在祥兴二年（1279）二月。

<sup>④</sup> 陶尔夫、刘敬圻著《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 509 页。

<sup>⑤</sup> 元宵词另计。

须溪”<sup>①</sup>。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数《兰陵王·丙子送春》与《沁园春·送春》了：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情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雨。

——《兰陵王·丙子送春》

春汝归欤，风雨蔽江，烟尘暗天。况雁门厄塞，龙沙渺莽，东连吴会，西至秦川。芳草迷津，飞花拥道，小为蓬壶借百年。江南好，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江南正是堪怜。但满眼杨花化白毡。看兔葵燕麦，华清宫里，蜂黄蝶粉，凝碧池边。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

——《沁园春·送春》

这两首词中，风雨蜂蝶皆有寓意，前首中“春”为南宋王朝的象征，“飞絮”暗喻南奔的厓山朝廷，“乱鸦”暗指元军，“风沙”象征敌人的破坏，“箭雁沉边”则代指被掳被上的恭帝君臣，形象地描绘了临安被攻破后的残破景象，反映了上至南宋朝廷，下至普通百姓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后首中的“风雨”、“烟尘”表面上是自然现象，实则指的是异族入侵的带来的政治风雨和战争烟尘，“满眼杨花化白毡”以春事已残喻国破家残，“兔葵燕麦”写宋宫荒凉，“蜂黄蝶粉”则借指勳颜事仇的降臣，那挽留不住的春天实际上是比喻无可挽回的国破家亡。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兰陵王·丙子送春》曰：“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这句话又何尝不适用于刘辰翁的其他送春词呢？

## 二、节令抒怀

宋词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节令词，其内容大多为佳节美景、赏心乐事或佳节时抒发乡思、闺情，也有一部分有抱负的人士如苏轼、辛弃疾等借节日来写身世之感，抒发手足之情、君国之念、对人生的思索等，至刘辰翁始大量地创作节令词，在内容、思想上为之一变。刘辰翁的节令词大都作于宋亡之后，其中最集中的是上元（即元宵节）这一宋亡前最盛大的节日，其次是常常引发古人身世、家国之慨的重九登高、中秋赏月、端午吊屈。据笔者统计，三百五十三首《须溪

<sup>①</sup> 厉鄂《樊榭山房集》卷七《论词绝句十二首》。

词》中，共有节令词六十余首，其中约有元宵词十八首，重阳词、中秋词各十四首，端午词九首，这些节日中所写的词，几乎都贯穿了同一个主题，即为亡宋招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曰：“每逢佳节倍思亲”，而对于念念不忘故国的词人来说，则成了“每逢佳节倍思国”了。

元宵这一传统节日，历来受到人民的重视，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节日之一，自北宋以来一直都是举国张灯，欢庆太平盛世的，其热闹之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记载了南宋元宵节前后的盛况：“……金炉脑麝，如祥云五色，莹黄炫转，照耀天地。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翠帘绡幕，绛烛笼纱，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亢，新声交奏。……”林景熙《灯市感旧》诗曰：“千门疑是繁星落，九陌不知明月高。”可是，随着大宋国土被元军铁蹄踏碎，元宵灯会这一通宵达旦的娱乐活动再不能正常进行。而且元朝平宋以后，为防止人民的反抗，长期实行禁夜的法令：“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sup>①</sup>于是本该是“望不尽、楼台歌舞，习习香尘莲步底”<sup>②</sup>、“滉漾明光连邸第”<sup>③</sup>的良宵佳节，一变而为“灯火零星雨寂寥”<sup>④</sup>、“壁彩笼尘，金吾掠路。海风吹断楼台雾，无人知是上元时，一夜月明无著处”<sup>⑤</sup>、“几年城中无看灯。夜三更。月空明。野庙残梅，村鼓自春声”<sup>⑥</sup>那样的萧条冷落。加之南宋都城临安陷落，朝廷降元正是在元宵节后不几日<sup>⑦</sup>，故而每当元宵节来临之际，辰翁往往要回想起故宋节日的繁华，叹息眼前的凄凉境况，《柳梢青·春感》、《宝鼎现·春月》、用易安韵而托之自喻的《永遇乐》、《忆秦娥》“烧灯节”、“收灯节”等元宵词中，人间天上，美景不再的哀痛充溢于字里行间。

士之悲秋本就源远流长，秋天的两大节日——中秋和重阳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代文人关注的题材。中秋虽不似元宵节那般热闹，却同样是一个合家团圆的重要节日，古人关于中秋节的诗词大多是抒发对亲人、朋友的思念之情，亦有如苏

<sup>①</sup> 见《元史》卷一百五《志第五十三·刑法四》之“禁令”条。

<sup>②</sup> 刘辰翁《宝鼎现·春月》。

<sup>③</sup> 同<sup>②</sup>。

<sup>④</sup> 《减字木兰花·腊望初晴，月佳甚，有上元花柳意，不能忘情》。

<sup>⑤</sup> 《踏莎行·上元月明，无灯，明日霰雨屡作》。

<sup>⑥</sup> 《江城梅花引·辛巳洪都上元》。

<sup>⑦</sup> 据《宋史·瀛国纪》及《宋史纪事本末》所载，1276年正月十三日元兵向临安进发，十八日到达临安东北二、三十里处的皋亭山，之后宋廷不战而降。

轼的《水调歌头》、辛弃疾《太常引》那样将理想抱负寓于其中的，而在刘辰翁这样的亡国遗民眼里，中秋的圆月却只能勾起山河破碎、家国何存的无限伤痛。

《烛影摇红·丙子中秋泛月》中，词人看到的景象是“明月如冰，乱云飞下斜河去”，他在《酹江月·中秋，彭明叔别去》、《酹江月·中秋待月》中叹息“旧日影娥池未缺，惊断霓裳歌舞”、“一枕秋衾南北梦，好好娟娟成雪”，在《虞美人·壬午中秋雨后不见月》中的亡国之痛还只是一时的发作：“只是今朝北望、也凄然。”《虞美人·中秋对月》中抒发的则是难以愈合的长痛：“长是成愁成恨、不成欢。”《水调歌头》五首中秋词中除《中秋口占》情绪比较欢畅，似非亡国后作外，余四首皆抒发了“不是为封侯”，而是为“银河也变成陆，灰劫断槎横”而产生的“新亭对泣”之恨。

九九重阳，向有登高饮酒的习俗，以“九日”为题的诗词作品是为数不少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为滥觞的身在他乡思念亲人、朋友之作，二为肇自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登高远望而生今古兴亡、家国身世之慨的作品，寄托远较第一类为深，叶适、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南宋爱国词人留下了不少名篇。辰翁的九日词基本属于第二种，但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作品中除了用新亭、骑台、龙山等有关登高的熟典来表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sup>①</sup>的痛苦之外，更常常体现出一种害怕登高、不愿登高的情绪，如《霜天晓角·和中斋九日》：“想见登高无处，淮以北，是平地。”《减字木兰花·甲午九日牛山作》：“天知老矣。莫累门生与儿子。不用登高。高处风吹帽不牢。”《金缕曲·丙戌九日》：“不是苦无看山分，料青山、也自羞人面。秋後瘦，老来倦。”那么词人为什么会产生害怕登高这样的心理呢？不是因为年老体衰，也不是因为害怕高处风大，淮河以北也根本不可能全是平地，其实都是因为登高所能看到的风景再美丽也已经不属于自己国家，大好河山已经沦于异族之手的缘故，所谓青山“瘦”、“倦”也是由于词人心情过于悲痛而导致眼中看到的景物发生了变形，蒙上了灰暗的色彩。这样的作品中蕴含的伤心绝望的感觉更加强烈，悲剧色彩更浓。

端午，总是和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屈原的遭遇使得后世忠而见谤者往往用来

<sup>①</sup> 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之上《言语第二十一》。

自比，寓香草美人以政治含义也成了习用的手法，而其遭流放后仍然心系君国，不忍去之，竟至自沉汨罗，亦令刘辰翁这样以节气自诩的爱国遗民追慕。他的端午词中除两首《临江仙》外，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屈原“鱼腹魂消”<sup>①</sup>、“沉兰坠芷”<sup>②</sup>的痛惜、景仰。在《金缕曲·壬午五日》中，他叙述自己醒时“忘却”愁苦而只有在醉梦里象《离骚》中的灵均那样遨游于故都之上：“梦回酷似灵均苦。叹神游、前度都非，明朝重五。满眼离骚无人赋，忘却君愁吊古。任醉里、乌乌缕缕。”可是，连醉里、梦里都不能忘却，这正反过来说明了词人的哀痛之深。另外，与其他吊屈者相比，辰翁对于屈原的追悼还另有一层意思在内，那就是，他的恩师江万里是在饶州赴水殉国的，而且在朝中也是屡遭贬抑。《金缕曲·叠韵》一词很明白地将万里比作了今世的屈原：

襟泪泔泔雨。料骚魂、水解千年，依然轻举。还看吴儿胥涛上，高出浪花几许。绝倒是、东南旗鼓。风雨蛟龙争何事，问彩丝、香粽犹存否。溪女伴，采莲语。古人  
不似今人苦。漫追谈、少日风流，三三五五。谁似鄱阳鸱夷者，相望怀沙终古。待唤醒、重听金缕。尚有远游当年恨，恨南公、不见秦为楚。天又暮，黯凝伫。

鄱阳郡乃东汉末年吴主孙权所设，即唐、宋之饶州府，鸱夷即革囊，《史记》载伍子胥自尽后，吴王夫差令人以鸱夷盛其尸而浮于江上，怀沙指沉江自杀，“谁似”二句即指江万里效屈原投水殉国。辰翁还有一首忆古心公（江万里号古心）的《行香子》云“叹魏阙心，礪石魄，汨罗身。”即以姜尚、屈原比拟万里之才能及遭遇。

须溪还有几首写七夕、除夕的词如《夜飞鹊·七夕》、《摸鱼儿·守岁》等也同样非是单纯的应景之作，而是深有寄托，另有怀抱的。

刘辰翁的节令词摹写了南宋灭亡、异族统治下的节日景况，抒发了对南宋王朝覆亡的无限悲伤和哀悼，及对英勇抗元、舍生就义的英雄的追念，使这类词具有了充实的社会内容，真正提高了节令词的品位。他的节令词中，还表现出了南宋遗民固守传统文化，抵制异族思想文化侵蚀的一种倾向。如《柳梢青·春感》上阙云：“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其时临安已为元军占领，作者描写了想象中的都城景况，虽然春天到来，却只是

<sup>①</sup> 《齐天乐·端午和韵》。

<sup>②</sup> 《齐天乐》之“海枯泣尽天吴泪”。

一座“愁城”，传入人们耳中的横笛声是充满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的也是异族的鼓吹杂戏，这些声音在怀有民族感情的汉人听来实在“不是歌声”。又如《卜算子·元宵》下阕开头“十载废元宵，满耳番腔鼓”、《霜天晓角·初春即事》末句“冻雨村村口鼓，终不似、上元节”同样流露了对异族文化的抵触情绪。《酹江月·五日和尹存吾》下阕：“越女吴船，燕歌赵舞，世事悠悠许”描写南方吴越之地却充满燕赵（代指北方）歌舞，南方的传统节日端午却出现了“北人竞渡”的场面，表露了世事迁移，风俗变味的无奈。他的数十首元宵词中屡次表达了对元朝统治者于汉民族最看重的节日之一元宵节禁灯，遗民们无法欢度自己的传统节日的愤慨和悲叹，实际上也包含有对传统文化遭到摧残的痛惜在内。这也是南宋遗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因为以元代宋不同于以往的政权更迭。自夏至元三千多年间，大而言之共经历了十几次改朝换代（细言之则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动荡时代下各地区又有很多次政权更替），但汉族一直都是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其中西晋末年至刘宋初期先后建立起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一段时间被称为“五胡乱华”时期，也仅仅是统辖了陕甘宁、晋冀鲁豫、内蒙古、辽宁等北方大部及四川、云贵等西南部分地区，但这一次却是由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了整个中国。且自古以来“夷夏之辨”在汉文化中就已根深蒂固，汉民族一直怀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称其他民族为“夷狄”、“蛮夷”，而终宋一朝外患频仍，对少数民族的忧惧、戒备心理更甚前朝，加上南宋程朱理学尤其强调礼法、纲常，故士人更加重视夷夏之辨。所以，南宋遗民数量特别多，提到“遗民”二字，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宋遗民，其次是清灭明所产生的遗民，那同样也是“夷狄”入主整个中原的惨剧，但毕竟不是第一次，心灵上受到的冲击相对而言也就没有南宋那么强烈、持久了。刘辰翁本是忠君爱国之良臣，又深受理学影响，且学问博大，对中华传统文化自是精通，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体现出了对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痛苦、无奈与不甘心。

### 三、寿曲赋志

寿词是宋代才产生的一种体裁，宋初尚不多见，随着词境的扩大、词的题材的日益丰富，寿词的创作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南渡以后，文人结社酬唱之风日益盛行，遂为寿词的大量创作提供了条件。根据日本学者青山宏在《关于宋代自寿

词》<sup>①</sup>一文中所作的统计，宋词全 2870 余首（据《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中，寿词达到了 1877 首，其中作者已明的 1599 首中，北宋仅有五十余首。<sup>②</sup>

这类词作数量虽多，却难有佳作，大多数是单纯的祝颂之作，描写的都是一派承平气象，色彩富丽，张炎有云：“难莫难于寿词。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sup>③</sup>象苏轼《蝶恋花》寿内词写家庭之温馨和睦、辛弃疾《水龙吟》寿韩元吉、《千秋岁》寿史正志皆以“整顿乾坤”为主旨的不落俗套之作确实不多，所以一提到寿词，人们往往将其当作应时纳祐之作，甚至被称为是一种“文字的公式”<sup>④</sup>。辰翁存词中寿词共八十余首，仅次于魏了翁（约一百首），占了近四分之一之多，其中不可避免地有尽言鹤寿龟年、功名富贵的入俗之作，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寿词抒发了民族危亡的忧虑、报国无门的愤懑、有志难伸的惆怅、遁迹山林的无奈等情怀。如《临江仙·将孙生日赋》下阕云：“乱後飘零独在，紫荆荆棘风吹。尊前万事莫寻思。”就描写了刚刚经历避乱辗转、宗邦沦覆的惨痛之后<sup>⑤</sup>往事不堪省，毋宁入醉乡的心态。再如《金缕曲·寿陈静山》下阕：“年前春入燕台柳。看联翩、四辈金鞭，长楸承受。岂有中朝瓿覆久，更落闽山海口。端自有、玉堂金斗。我喜明年申又酉，但乞浆、所得皆醇酎。拚醉里，送行昼。”本词作于 1283 年，时距厓山行朝覆亡亦已有五、六年，故曰“中朝瓿覆久”，燕台为燕昭王所筑招贤台，四辈、长楸言众多贵游子弟驱马（车）嬉乐，玉堂金斗言入朝做官，词人慨叹宋朝灭亡已被人们遗忘，眼前又是一派承平景象，自己这样的遗民只能“拚醉里，送行昼。”，在酒杯中寻求解脱了。又《金缕曲·寿朱氏老人七十三岁》：

七十三年矣。记小人、四百四十，五番甲子。看到蓬莱水清浅，休说树犹如此。但  
梦梦、昨非今是。一曲尊前离鸾操，抚铜仙、清泪如铅水。歌未断，我先醉。 新来画

<sup>①</sup> 《沼尻博士退休記念中国学論集》，东京汲古書院 1990 年 11 月，第 281-301 页。

<sup>②</sup> 贺慧宇《略论宋代寿词的历史流程》一文所统计数据为：从题序中标明“祝寿”、“庆诞辰”、“生日”等字样，经判读可确定为寿词的达 1860 首，无此类标志而经判读可确定为寿词的约 694 首，两项加起来达 2554 首约占《全宋词》21055 首作品的 12.13%。《船山学刊》1999 年第 1 期。

<sup>③</sup> 张炎《词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6 年 11 月。

<sup>④</sup>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 434 页。

<sup>⑤</sup> 《中国韵文学刊》1999 年第 2 期所载李璞的《刘辰翁三年漂流行迹补考》对吴企明《刘辰翁年谱》所考证刘辰翁自 1276 年暮春至 1278 年秋“咸漂流在外”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三年间刘辰翁除了自虎溪至永水的月余跋涉外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庐陵县宣化乡的永阳市，“称其‘漂流在外’，有含糊之嫌”。

得耆英似。似灞桥、风雪吟肩，水仙梅弟。里巷依稀灵光在，飞过劫灰如洗。笑少伴、  
乌衣余几。老子平生何曾默，暮年诗、句句皆成史。个亥字，甲申起。

词中祝贺朱氏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而得以幸存而且长寿，感叹时光流逝，儿时伙伴所剩无几，同时也勾起了金铜去国的痛苦回忆。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赞扬了朱氏的诗“句句皆成史”<sup>①</sup>，这说明了刘辰翁在主观思想上是认同诗词应该含有社会内容，应该反映社会现实的，他在《摸鱼儿·甲午送春》中说道：“钟情剩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而事实上他的创作实践也正遵循了这一点，一部《须溪词》中，大部分作品反映了宋末元初这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称为“词史”丝毫不为过。

一般说来，为他人，特别是非深交、知交者贺寿的作品，由于题材所限，总是要称赞对方，祝福对方，以说吉祥、长寿之类的好话为主的，而自寿词与和寿词则可以有更大的发挥余地，内容更为广泛、复杂得多，比较多见的包括对过往人生的反省、对老之将（已）至的恐惧<sup>②</sup>、对理想、抱负实现或未实现的欣喜或郁闷等，而南宋由于外患频仍、国力不振，士人的自寿词、和寿词中便较多地出现了或多难时世的忧虑与哀伤，至刘辰翁的时代，江山易主的惨痛无时无刻不折磨着爱国文人的心灵，自然会体现到他们的寿词特别是自（和）寿词中去。《金缕曲》之“忘却来时路”、“拍瓮春醅动”、《扫花游》“春台路古”、《瑞龙吟》“老人语”、《百字令》“少微星小”等作品中，既有国运濒危时“望断先生宋”的“边愁”、“这朝廷、不是邦昌宋”的怒斥，亦有亡国后“濛濛絮里，又送金铜去”的绝望、“宫粉堆黄，髻妆啼旧”的悲泣，还有“恨苍苍、寒冰弃我，江南闲处”的怨愤，以及“醒最苦，醉聊共”的无奈。

王槐城，与须溪同年同月生，两人只相差三天，交情很深，辰翁二十余首和寿词中与槐城相互酬唱者达九首之多，其中一部分反映了隐逸遁世、寄情方外的消极思想，下面这几首却充分表现了其隐藏在游仙外表下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内心痛苦：

《念奴娇·槐城赋以自寿，又和韵见寿，三和谢之》第一首上阕：“先生自寿，

<sup>①</sup> 2004年1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所载霍有明、牛海蓉《刘辰翁暮年词作论》以为此句言辰翁自己，误。

<sup>②</sup> 自寿词基本都是到了一定年龄后才作，据青山宏《关于宋代自寿词》一文统计，作者、作时可考的《全宋词》作品中，年龄最轻的是方岳，三十七岁。

拥衾寒，重赋凌云游意。我有大儿孔文举，弱冠骀骀暮齿。桃已三偷，树犹如此，前度花开几。蓬莱可塞，还童却老无计。”感叹自己怀孔融之才却未能成就一番事业，而岁月匆匆，人已老迈。第二首下阕“若论弹文，更书谤篋，吾历无馀纸”用战国时魏将乐羊典叙述了自己屡遭谗谤而有志难伸的苦闷。第三首上阕“吾年如此，更梦里、犹作狼居胥意。千首新诗千斛酒，管甚侯何侯齿”，则是表现了内心渴望建功立业而面对残酷的现实却只能寄情诗酒的矛盾，词人表面上喜谈神仙隐逸，看似潇洒超脱，实际上内心的苦痛难以磨灭，故下阕又云“以我情怀，借公篇韵，恨不天为纸”，这无尽的伤痛，哪是几张纸就能说完的！

#### 四、酬唱寄慨

刘辰翁一生所与交游者众多，即便宋亡后隐居不仕，也并非闭门谢客，足不出户，《须溪词》中，酬唱之作达一百七十余首之多，几近一半（包括祝寿词与和寿词八十余首），可见其交游之盛。以刘辰翁父子为首，加上庐陵同乡邓剡、赵文、王梦应、彭元逊等人形成了江西遗民的一个酬唱中心，<sup>①</sup>一来辰翁处于当时庐陵文坛领袖的地位，二来这些人大多曾在文天祥麾下效力，辰翁更与文天祥同乡、同门又是远亲，相似的经历，共同的民族感情将他们凝聚在了一起。

须溪友人中，与其交往时间最长的无疑是邓剡了。邓剡字光荐，一字中甫，号中斋，亦为庐陵人，与辰翁为同榜进士，临安失陷后随驾至厓山，任礼部侍郎，厓山兵败时投海数次不死，被元兵救起俘获，与文天祥一起被押解北上，同行数月，互有唱和，至金陵以病留天庆观，得免北行，后被放回。大德元年辰翁卒后邓剡作《祭须溪文》云：“四十五年如手如足之情于是乎诀。”可见两人交情之深。须溪存词中与邓剡酬唱者最多，有近二十首，其中不少是写于上元、端午、重九等节日的，如《永遇乐·余方痛海上元夕之习》、《齐天乐·端午和韵》《水龙吟·和中斋九日》、《八声甘州·邓中甫中秋》等，绝大部分都抒发了伤心国破、追忆往昔、痛悼烈士的种种悲愤感情，因“中斋上元客散感旧，赋忆秦娥见属，一读凄然，随韵寄情，不觉悲甚”而接连写的《忆秦娥》四首描写了元宵前后的冷清惨淡景况，发出了令人“凄然”、“伤心”以至“肠绝”、“愁绝”的“百年短短兴亡别”的哀号。

<sup>①</sup> 另一中心在鄱阳，以黎廷瑞为首。参见刘荣平《论宋末元初江西词人群》，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 年第 2 期。

彭元逊，生平事迹不显，但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赵文自号青山，连辟不起，……彭巽吾名元逊……皆忠节自苦，没齿无怨者。”说明他也是一个节义之士，须溪和其词也达到了十四首之多，《兰陵王·丁丑感怀和彭明叔韵》、《高阳台·和巽吾韵》、《琐窗寒·和巽吾闻莺》等与须溪集中其他送春词一样是以春去喻国事：在“雁归北”的时候“留春春去”，“便人间，无了东风，此恨难磨”，面对金铜去国后“家山何在”、“又何堪满目凄凉，故园梦里能归否”的局面，自己却无能为力：“对残阳，往往无成，似我蹉跎。”《摸鱼儿·和巽吾留别韵》则在叙述自己不忍看“尘石烂，铄衣坏”的沧海桑田之惨变的同时对自己不能才尽其用感到十分惋惜：“暮年八阵那曾用，付与江流石转。”《忆旧游·和巽吾相忆寄韵》也同样充溢着思念故国、不满异族统治的“愁”与“恨”：

渺山城故苑，烟横绿野，林胜青油。甚相思只在，华清泉侧，凝碧池头。故人念我何处，堕泪水西流。念寒食如君，江南似我，花絮悠悠。不知身南北，对断烟禁火，蹇六年留。恨听莺不见，到而今又恨，睨晓成愁。去年相携流落，回首隔芳洲。但行去行来，春风春水无过舟。

赵文，字仪可，号青山，庐陵人，临安破后亦曾入文天祥幕，兵败后遁归故里，入元后为东湖书院山长<sup>①</sup>。须溪和词的友人原作绝大部分已经散佚，所剩无几，赵文《莺啼序·有感》尚存。赵词上阕开头写年华老去，嗟叹“故国芳草何处”，接着今昔对照，以失国留北的庾信自比，伤感“有何人共赋”，对“又翻新谱”“唱彻”《后庭花》的“吴儿”忘却亡国之痛表示了鞭挞。下阕言好男儿不应象曹操临死那样作儿女态，而应当学春秋时的英雄伍子胥，又用燕丹、荆卿未能力挽狂澜于即倒的恨事比喻大宋覆国，最后叙及与须溪的友情，相约“共话连床雨”。而刘辰翁的和作则先写“愁人”“岁难度”，继而以“古人”陶渊明喻自己这个“今人”，因为“天路断”、“失上界楼宇”而又开始唱起“归去来兮”的“怨调”了，然而，“江南憔悴，荒村流落”，已经是“欲归无路”了。刘词中所用比兴更多，对亡国的苦痛的描写更集中，调子也更为哀苦。

辰翁另有一首《绮寮怨》，是看了赵文回忆太学之作，想起自己十年前在临

<sup>①</sup> 一般认为书院山长、教授之类的学官与朝廷命官有别，宋亡后仅仅出为学官者为数不少，仍被视作遗民。参见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安时的情形<sup>①</sup>，感慨而赋，词中追忆昔日旧事：“更笑君，宴罢琼林”，隐刺临安朝廷文恬武嬉而导致亡国：“记断桥、急管危弦，歌声远，玉树金缕沉”，表白自己伤痛沦亡而“断肠理绝弦琴”，甚至听到啼鸟的声音都觉得“凄然似、上阳宫女心”，想来赵文原作必定也是同样凄凉哽咽吧。

须溪集中，还有酬王城山《念奴娇》、和康彊山《水调歌头》、和敖秋崖《齐天乐》、《八声甘州》和萧汝道感秋》等诸多作品，今昔对比，感慨万端，反反复复地诉说了“难平”的“遗恨”。

---

<sup>①</sup> 吴企明注释中谓此词为辰翁 1269 年在临安任中书省架阁时所作，但从词意来看，当为亡国后作。

### 第三章 稼轩后起有辰翁——《须溪词》的艺术特色

历来评论家基本认同刘辰翁为辛派词人，须溪词为辛词余响或后劲，其实他对辛词的继承并非亦步亦趋，也非简单的回归，更未象有些辛派词人那样流于粗豪、叫嚣，沦为末流，而是在继承辛词主要风格的基础上又转益多师，自有其鲜明的特色，本章拟就此一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对须溪与同时代的一些遗民词人词风之异同、须溪词对当时及后来的影响作一些初步探讨，进行一些比较研究。

#### 一、稼轩后起有辰翁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当头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嗟乎，以稼轩为东坡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而愁髻鬣齿作折腰步者阉然笑之。《勅勒之歌》拙矣，“风吹草低”之句，与《大风》起句高下相应，知音者少顾。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斯人北来，喑鸣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流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嗟哉伟然，二丈夫无异。吾怀此久矣，因宜春张清则取《稼轩词》刻之，复用吾请。

清则少游杭浙，有奇志逸气，必能仿佛为此词者。<sup>①</sup>

他在这篇序文中具体地指出了辛弃疾对苏轼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历史地位，对稼轩拓展词境、提高词品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词至此亦足矣”，认为辛弃疾与苏轼同样伟大：“二丈夫无异”。他佩服稼轩英勇骠悍：“斯人北来，喑鸣鸷悍”，同情他“谗摈销沮，白发横生”，深刻地揭示了其胸怀大志却备受压抑的心理矛盾冲突，以之比诸西晋刘琨，并以辛词比诸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他明确指出稼轩词是其在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之余抒发被压抑的襟抱情怀的陶写之具，而非纯粹留连光景、聊佐清欢之作：“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叹息世上多“群儿雌声学语”、“愁髻鬣齿作折腰步”者而稼轩“知音者少顾”，鼓励“有奇志逸气”之士效法辛弃疾的词，发扬其爱国意气。

<sup>①</sup> 《须溪集》卷六。

刘辰翁政治才干也许不能与辛弃疾相比，他没有象辛弃疾那样统兵打仗，治理一方的经历，也没有象《美芹十论》、《九议》那样充满军事智慧的宏文伟论，但他热爱祖国的一腔深情是丝毫不逊色的，他同样胸怀为国尽忠、收复失地的政治抱负，也同样怀有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须溪词》中，谢安、曹操、诸葛亮这样的英雄人物屡屡出现，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的典故亦数次被使用，1283年五十二岁所作《念奴娇》犹云：“吾年如此，更梦里、犹作狼居胥意。”《金缕曲》“吾鬓如霜蕊”中也同样说道“犹有封、狼居胥意。”汉代霍去病大胜匈奴封狼居胥山的光辉事迹令词人追慕不已，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驱逐胡虏，建立不朽的功勋。

虽然刘辰翁做过的官远比弃疾要小，但常处于受排挤、被压抑的地位，壮志凌云却报国无门这一点是相似的。景定初辰翁在乡试对策中严君子小人朋党之论，“有司忌其涉谤，摈斥之”<sup>①</sup>，这可以说是他受到的第一次政治上的挫折。他的恩师江万里秉性刚正，为贾似道所忌，所以在朝廷屡遭排挤，他所举荐的而且同样是耿直之士的刘辰翁自然也不会有好的前程，咸淳二年（1266）春，万里第二次罢相，时任临安府教授的辰翁也被人劾去。1269年春，在江万里的举荐下，辰翁入朝任主管中书省架阁库之职，却又仅短短的四十五天即由于丁母忧而不得不返乡。恭帝德祐元年（1275）十月，受丞相陈宜中举荐除太学博士，却又由于当时道路已被元兵所阻而未能成行，第二年南宋即宣告灭亡。胸中充塞的不平之气托之陶写，刘辰翁在不少词中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如《念奴娇·槐城赋以自寿》第二首“若论弹文，更书谤篋，吾历无馀纸”、《双调望江南·寿谢寿朋》“欲语会稽仍小待，不知文举更堪怜”叙述自己屡受谗谤、排摈之遭际，《促拍丑奴儿·有感》、《临江仙·谢友人》中叹息“不遇”，《念奴娇》“枯寒生晚”中感慨仕途无成：“回首仕已半生，仕何如已，已矣羞拈起。”

稼轩才大学博，须溪亦同样学富五车、博览群书，胸中学问能自由地驱使于笔下，明杨慎《升庵集·刘辰翁传》言其“平生耽嗜文史，淹博涵深”。除作诗、作词外，其散文亦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王梦应《哭须溪墓》云：“先生奋两公（欧阳修、欧阳守道，皆为庐陵人）后，卓然秦汉，巨笔凌厉千万年，盖炎土讫篆及

<sup>①</sup> 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卷十六《刘辰翁传》。

于今，南北士不得先生一言不名士，殆盛于眉山矣。”元吴澄亦评其古文曰“可追配五子”<sup>①</sup>，虽有过誉之嫌，但亦足以证明须溪文章高妙。另外他还批点、参评过大量的诗文集，且破天荒地对《世说新语》进行了评点，开小说评点之先河，若非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学基础，何能为之？

因为在理想抱负、身世遭遇、学问才气等方面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刘辰翁对辛弃疾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崇拜与敬仰，从而在《辛稼轩词序》中对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真可谓是辛弃疾的异代知己。

同时，地域风尚的影响也是刘辰翁仰慕辛弃疾的重要原因。江西一郡，在两宋一朝人才辈出，士人大多特立独行、奋发昂扬、视节气重于一切，在这种士风影响下，宋末元初的江西士人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特别是在以身殉国的一代名相江万里和民族英雄文天祥（庐陵人）的伟大人格和爱国精神的感召、激励之下，入元之后，“庐陵诸公俱不仕”<sup>②</sup>。同时，江西也是稼轩词派建立和繁衍的主要基地，作为稼轩派前导的南渡时期许多英雄豪杰、达人高士词人如胡铨<sup>③</sup>、向子湮<sup>④</sup>、赵善括<sup>⑤</sup>等，稍后之为稼轩羽翼的刘过<sup>⑥</sup>、杨炎正<sup>⑦</sup>、刘仙伦<sup>⑧</sup>等，或者本身就是江西人，或者是南渡后终老江西的，而且不少是庐陵人。还有几位存词比较多（超过五十首）的南宋江西词人如洪适、赵师侠等词风也是偏向豪放的。而辛弃疾本人绍兴三十二年（1162）南归后的四十六年中，三仕三已，除被南宋朝廷调来调去在江浙、安徽、福建等地任地方官外，于淳熙二年（1175）六月至次年冬初任江西提点刑狱，淳熙七年（1180）冬至次年冬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而两次被迫投闲置散共十八年多时间及去世前三年则一直隐居于信州（今上饶）的带湖与铅山的期思，这样加起来总共有二十三年多他是居住在江西，以江西为自己的创作基地，展开交游与唱和活动的。因此，江西相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产生稼轩爱国词风的继承者。元初庐陵凤林书院所刻《名儒草堂诗余》中收录的六十一家（共收六十三人）南宋遗民词人中，江西人占了大部分，

① 《养吾斋集序》。

②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引《柳塘词话》。

③ 江宁人，避地庐陵，据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④ 河南开封人，南渡后寓居临江（今江西清江），据《南宋词史》，下四人同。

⑤ 江西隆兴（今江西南昌）人

⑥ 吉州太和（今江西太和）人。

⑦ 庐陵人。

⑧ 庐陵人。

特别是庐陵人有近四十位之多,包括刘辰翁、邓剡、文天祥、赵文、罗志仁等人,清代厉鹗为之作诗云:“送春苦调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sup>①</sup>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词派,而这个词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刘辰翁(须溪)、罗志仁(壶秋)。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承厉鹗说将他们称为“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并进一步论证了这一流派在艺术上所发扬的主要是稼轩词风,应被视为南宋主流词派——稼轩派的余响,认为:“宋末元初江西遗民词人们受地域与时代审美风尚的熏陶,加上猝逢家国巨变,自然而然地继承稼轩词风,以悲慨直率或沉郁雄浑之调寓身世家国之悲,抒愤懑哀痛之怀。”<sup>②</sup>辰翁一生中除在南宋都城临安及福建短暂任职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江西主要是出生地庐陵度过的,受到强大的稼轩词派余风的影响可以说并非偶然,同时由于他的词作数量、水平均超出其他人,故而又被举为“江西词派的翘楚”<sup>③</sup>。当时在浙江也形成了一个以王沂孙、张炎、周密、汪元量等为中心的遗民词人群体,他们的不少词作也同样抒发了亡国遗民失落家园、流离无依和繁华消歇、追念故国的身世盛衰之感,但这些作品语言婉曲,节奏低抑。同样是表现亡国之悲,浙江词人之悲是悲哀、悲苦,江西词人之悲却是悲壮、悲愤,故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称浙江遗民词为“灭国亡家后的哀吟”,而称刘辰翁等江西遗民词为“绝灭中的抗争与怒号”。

由于上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刘辰翁与稼轩其人其词非常容易产生共鸣,并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地学习和继承了辛弃疾豪健真率又兼沉郁顿挫的词风,以悲壮慷慨为主调,常在沉痛悲苦之中透发出豪壮激越之气,况周颐谓其“风格道上似稼轩”<sup>④</sup>。辰翁词中,一些作品骨干遒健、气势豪迈,如《浪淘沙·大风作》形容大风之势曰“卷海海翻杯,倾动蓬莱”,《六丑·春感和彭明叔韵》描写春日黄昏:“看东风海底,送落日、飞空如掷”,《西江月·新秋写兴》言自己经历巨变:“梦从海底跨枯桑,阅尽银河风浪”,全用辛弃疾与陈亮唱和原韵的《金缕曲·送五峰归九江》歇拍更是“有李长吉‘石破天惊’之概”<sup>⑤</sup>。也有一些词沉

<sup>①</sup> 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七《论词绝句十二首》。

<sup>②</sup> 《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547页。

<sup>③</sup> 《唐宋词流派史》第548页。

<sup>④</sup>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1月,第37页。

<sup>⑤</sup> 《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515页。

郁苍凉，忧愤深广，能把握好情感的起伏开合，构成了词情的低昂顿挫，如《柳梢青·春感》想象元军统治下的临安充满阴冷森严的气氛，成为一座“愁城”的情景，抒写了自己寂处山中，怀念故国的种种凄苦“心情”，感人至深，特别是结尾三句“攀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层层递进，一气呵成，愈显沉痛。。

《烛影摇红·丙子中秋泛月》则起首即以“明月如冰”的罕见描写为全词奠定了凄惨寒冷的基调，给人以强烈的心理震撼，反映了时代的巨变给遗民带来的“归无路”的无以复加的创伤，感情极为沉痛、深挚。又如前所举两首送春词《兰陵王·丙子送春》和《沁园春·送春》，借送春归去抒写亡国悲痛，一唱三叹，吞吐尽致，沉郁凝重。这些爱国词作感情浓郁，悲壮沉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被视为“辛派之后劲”<sup>①</sup>。

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悲壮慷慨的感情，刘辰翁也同辛弃疾一样喜欢使用《贺新郎》、《水调歌头》等声调激越、宜抒写豪迈慷慨情怀的词牌。据笔者统计，353首（含补遗，据吴企明校注《须溪词》）须溪词和629首稼轩词（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中，数量居于前列的词调及其所占百分比如下：

刘辰翁				辛弃疾			
排名	词调名	数量	百分比	排名	词调名	数量	百分比
1	《金缕曲》 （《贺新郎》） （《乳燕飞》）	27	7.6%	1	《鹧鸪天》	64	10.0%
2	《水调歌头》	25	7.0%	2	《水调歌头》	38	6.0%
3	《摸鱼儿》	21	5.9%	3	《满江红》	34	5.4%
4	《虞美人》	18	5.1%	4	《贺新郎》	23	3.7%
5	《念奴娇》 （《酹江月》） （《百字令》）	16	4.5%	5	《临江仙》	24	3.8%
6	《临江仙》	15	4.2%	6	《念奴娇》	22	3.5%

<sup>①</sup>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257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两人用得最多的词调大多数是相同的,《贺新郎》、《水调歌头》、《念奴娇》、《临江仙》等四种词牌虽排名有先后,但均位于前六之列。

从音乐上讲,词调即曲调,不同的曲调表达出不同的声情。特别是长调在表达词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更有力度。作为长调,《贺新郎》(又名《金缕曲》、《乳燕飞》),在声情表达上的特征尤为显著。一般说来,用入声部韵,则声情激壮,仓莽沉郁;用上去声部韵,则声情掩抑,凄婉悲怆,<sup>①</sup>南宋以来张元干、辛弃疾等爱国词人多用此调抒发慷慨激昂与悲壮苍凉的情感。辛弃疾的23首《贺新郎》词集中反映了他南渡后一心报国的满腔忠愤和壮志难酬的抑郁情怀,辛派后劲刘克庄作此调44首,创南宋词坛之最,而刘辰翁的《贺新郎》数目也超过了辛弃疾本人,以27首居第二,继之为葛长庚(23首)、吴潜(18首)。<sup>②</sup>

《念奴娇》一曲,本色当为艳词,以描写美人之娇媚为主,但自苏轼的“大江东去”一出,其雄姿英发,豪情万丈,直接影响辛弃疾等偏于豪放词人的创作,其超脱旷逸,慷慨悲凉,则影响张孝祥等一大批豪放婉约兼而有之的作家。其后此调遂风行天下,倚声者不知凡几,仅现存宋人作品,即有六百余首之多,但分布相对比较平均,《全宋词》中,辛弃疾居第一,第二为刘克庄19首,刘辰翁第三,张炎、葛长庚、赵长卿分别以14、13、12首居其后,张元干、张孝祥、吴潜、方岳等爱国词人亦皆有此调7、8首左右。<sup>③</sup>

《水调歌头》在宋代慢词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调,此曲情调昂扬酣畅,韵味豪放潇洒,适宜于表现豪放激越之情,豪放词人多用此调,以婉约为主导风格的词人则极少染指。《全宋词》中使用此调最多的作者分别为魏了翁(39)、辛弃疾(38)、李曾伯(35)、刘辰翁(25)、吴潜和葛长庚(同为22)。<sup>④</sup>

《临江仙》在唐五代是以吟咏女性为主要内容的,偶有表现客愁与亡国之音的作品。至宋代而为各派词人大量采用,表现内容相当广泛,友情、爱情、羁旅、山林,写景咏物,风俗民情,反省人生,反思历史……几乎无意不可言,无事不可入。而当国家处于衰微或危亡之时,词人往往将忧患之情、爱国之志纳入词中,尤以南宋为多:“肠断陇头他日恨,江南几驿征鞍。”(叶梦得)“四海十年兵

<sup>①</sup> 参见《中国历代词分调评注》之《贺新郎》,邓元焯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

<sup>②</sup> 使用南京师范大学编制的《唐宋金元词》计算机检索系统检索、统计而成。

<sup>③</sup> 同②

<sup>④</sup> 同③

不解，胡尘直到江城。岁华销尽客心惊。”（陈克）“天涯海角信音稀。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朱敦儒）“忆得沈香歌断後，深宫客梦迢迢。”（张炎）都透露出对国事的深沉忧虑、哀伤。这个词调填得最多的依然是辛弃疾（24），第二位是魏了翁（18），次之为刘辰翁，叶梦得与苏轼同为14首。

由上述统计数据可知，使用这四种词调最多的基本是南宋人，而且绝大部分是豪放派或词风倾向于豪放的词人，刘辰翁与辛弃疾的一致则远胜其他人。

须溪有时还故意用稼轩词韵作词。如《青玉案》“雪销未尽残梅树”序中点明是“用辛稼轩元夕韵”；《金缕曲·送五峰归九江》则全用辛弃疾与陈亮唱和原韵。另外如下表所示，刘词中不少用语也是出自辛词。

刘词	辛词
“东风自放银花树” ——《踏莎行·上元月明，无灯》	“东风夜放花千树” ——《青玉案·元夕》
“回首少年真可笑，无一事，又悲秋。” ——《唐多令·残日下瓜洲》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南又北，相思错” ——《满江红》“莺语依然”	“铸就而今相思错” ——《贺新郎·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
“早整顿、乾坤事了” ——《洞仙歌·寿中甫》	“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 ——《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甲辰岁》
“芳草迷津，飞花拥道” ——《沁园春·送春》	“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 ——《摸鱼儿·淳熙己亥》
“不恨扬州吾不梦，恨梦中、不醉琼花露” ——《金缕曲·乡校张灯，赋者迫和》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贺新郎·邑中园亭》
“曲曲青山不可遮” ——《山花子·春暮》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记西湖、聚景村庄、王亭谢墅” ——《乳燕飞·饮海棠花下》	“君不见、王亭谢馆” ——《汉宫春·会稽蓬莱宫怀古》
“听秋风、吹动檐间铁” ——《金缕曲·送五峰归九江》	“听铮铮、阵马檐间铁” ——《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

须溪词中还流露出明显的散文化的稼轩“痕迹”，如《金缕曲·寿朱氏老人七十三岁》“七十三年矣”、《金缕曲·杜叟陈君》“伐木嚶嚶出幽谷，问天之将丧斯文未”、《莺啼序》“古人已矣，天下英雄，使君与操耳”等多处地方以文为词，运用了不羁的散文句法。《摸鱼儿·酒边留同年徐云屋》“怎知他、春归何处”、“君

且住，草草留君剪韭”、《沁园春·送春》“春汝归欤”等句子中可以见到辛弃疾《摸鱼儿》“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祝英台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沁园春》“杯汝知乎”的影子。这是因为辰翁继承了自苏轼开始，在辛弃疾的时代完成的推尊词体的词学思想（辛弃疾在词学理论上虽未留下什么直接的论述，但他的创作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在前述《辛稼轩词序》中已经流露出了这一词学观，在《小斜川记》中则曰：“诗词末技，存江山以不朽，则士大夫之为文章、学问、功名、节义，所以树当年而风百世者，而独可以已哉？”<sup>①</sup>认为诗、词与文章同样可以流芳百世、传之不朽，将词抬高到了与诗、词同等的地位。他在《赵仲仁诗序》中提出文人之诗高于诗人之诗，要求打破诗与文之间的界限，在艺术创作手法上互相借鉴：“后村<sup>②</sup>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满，而不知其所乏适在此也。……文人兼诗，诗不兼文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彼一偏一曲自擅，诗人诗局局焉、靡靡焉，……。”<sup>③</sup>虽是论诗，却也从侧面反映了辰翁的词学主张（事实上，广义地说，词也是诗的一种）。

辛稼轩词中常用经用史，典故成语运用自如，须溪亦是读书广博，其熔铸经史百家、小说诗歌语及古典小说情节、神鬼传说入词，比稼轩有过之而无不及，稼轩《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被后人推为集中压卷之作，犹因连用四典而被指责“用事多”<sup>④</sup>，须溪集中，除一部分小令外，几乎无一词不用典，《金缕曲》、《念奴娇》、《水调歌头》、《莺啼序》等长调中更是经常数典连用，不少长调中用事超过十处，如《念奴娇·槐城赋以自寿》三首，用事少者六七处，多者十余处，三首《莺啼序》，有两首用事十二、三处，最多的一首《感怀》竟有二十处用了典故或化用了前人语言。甚至有些比较短的小令中也用了不少典故，如《双调望江南·寿谢寿朋》下阙共五句，每句一典，《浣溪沙·寿陈敬之推官》更是无一字无出处。辰翁在大量用典的同时，也力求浑化无迹，流利自然，起到了言简

<sup>①</sup> 《须溪集》卷二。

<sup>②</sup> 按应为后山，刘文误为后村。陈师道（号后山）《后山诗话》引黄庭坚语：“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

<sup>③</sup> 《须溪集》卷六。

<sup>④</sup> 岳珂《桧史》卷三“稼轩论词”条。

意赅，含意深远的作用，如《摸鱼儿·酒边留同年徐云屋三首》之第一首：

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尊酒。少年袅袅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休回首。但  
细雨断桥，憔悴人归后。东风似旧。问前度桃花，刘郎能记，花复认郎否。君且住，  
草草留君剪韭。前宵更恁时候。深杯欲共歌声滑，翻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尊前，  
已似人人有。临分把手。叹一笑论文，清狂顾曲，此会几时又。

词的上片末尾“东风”四句兼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语和刘晨、阮肇桃源遇仙子故事，典是熟典，前人也常用来发今昔对比之慨或追忆游冶经历，但辰翁能自出新意，以刘郎能记得桃花、花复认郎否的痴问，体现了今昔之感和坎坷沦落之恨。“剪韭”出自杜甫诗，谓便饭留客。“深杯”两句化用白居易《琵琶行》中“间关莺语花底滑”、“血色罗裙翻酒污”两句诗，追叙昨晚宴别情景。“论文”、“顾曲”则又用杜甫诗和周瑜典，写宴会上大家论文又听曲。最后言曲终人散，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全词抒发了客中送客的愁思，叙述了两人深厚的友情，又融入了自己的身世遭际之感，言简意赅，其味深沉。又如《六州歌头》“向来人道”，运用了辅国贤臣周公、窦宪击退匈奴、大唐中兴而浯溪刻石及凡事推诿的卢怀慎、篡汉自立的王莽、帝王表功而东封泰山等典故，形象生动，有力地讽刺了权势熏天的贾似道及其手下只知阿谀奉承的无能官僚。另外如《酹江月·中秋待月》“剪纸吹成，长梯摘取”、《减字木兰花·腊望初晴》“月向雪山云外吐”、《金缕曲·闻杜鹃》“寂暮江南轮四角”等，典故运用灵活多样，成句化用妥贴纯熟，表情达意得心应手。

刘辰翁在修辞手法上也对辛词有所继承和发展，如在对仗方式的使用上。一般来说词中凡前后两句字数相同的，皆有用对仗的可能，但象《西江月》前后阙头两句那样固定要用对仗的比较少见，其余大多是完全自由，可对可不对的，只是有些地方通常大家比较习惯用对仗而已。<sup>①</sup>《须溪词》中，大家都用对仗的固然用对仗，别人不一定用对仗的地方也经常是以对句出现，特别是一般词中不太多见的鼎足对、连璧对、扇面对出现的频率远较其他词人为多。

鼎足对，即三句连对，因三句一组互为对仗如同鼎之三足并立而得名，又称“三枪”，如《柳梢青·春感》下阙：“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鞞下

<sup>①</sup> 参见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第2版，第115页。

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末三句，全由名词组成，四字一句，结构完全相同，即是一组完美的鼎足对。《行香子》四首，上下阕之末句无一例外，全部是三句对：《和北客问梅》：“……似梦中云，云外雪，雪中春。……是白家宾，江南路，陇头人。”《次草窗忆古心公韵》：“……记老婆心，寒士语，道人身。……愿滴山泉，衔丘冢，化龙云。”《叠韵》：“……叹魏阙心，礞石魄，汨罗身。……但病伤春，愁厌雨，泪看云。”《探梅》：“……但梦朝云，愁暮雨，怨阳春。……叹古来言，新样客，旧时人。”《水调歌头》二十五首，除《和彭明叔七夕》、《和尹存吾》等七首外，其余十八首，每首下阕开头均为三句对，其中《和马观复中秋》还同时运用了顶针手法：“饮连江，江连月，月连城”，别具一格。

连璧对，即四句连对，如《六州歌头·乙亥二月》下阕：“青楼杳。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莺啼序·赵宜可以余讥其韵》第四段：“叹自古、宫花薄命，汉月无情，战地难青，故人成土”。

扇面对，即隔句对，朱权《太和正音谱》谓为“长短句对”，如三首《满江红》下阕首句，《沁园春·再和槐城自寿韵》、《沁园春·送春》中亦有两三处。更有甚者，《内家娇·寿王城山》一首词中就出现了三处：“……看汉水淮山，高楼共卧，融尊郑驿，飞盖相望。……供奉后来，玄都桃改，佳人好在，庾岭梅香。……看花外小车，出长生洞，橘中二老，斗智琼黄。……”

傅佩韩《中国古典文学的对偶艺术》<sup>①</sup>中云“三句对，在元曲中是很常见而又独特的对偶格，是诗词所没有的。”刘本贤《元曲小令中特有的语言形式——鼎足对》一文<sup>②</sup>亦言鼎足对为元人散曲中特有的一种对偶形式，是“元人散曲有别于诗词的创新”，其实不然，宋词中，鼎足对总的来说还不是十分罕见，特别是辛弃疾的不少词中即已有所使用。上述词牌中，《行香子》是用鼎足对最多的，除辛弃疾、苏轼二人分别有三、四首之外，《全宋词》中还有三十人左右（大部分是南宋词人）各有一首《行香子》中用到了三字对（位置不尽相同），辛弃疾38首《水调歌头》中，有11首中是使用了的。除此而外，三句对就较少见到了。

辛弃疾、张孝祥、刘过、岳飞《满江红》及辛弃疾《沁园春》中有不少扇对，连珠对则除了刘辰翁外基本无人使用。

<sup>①</sup>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6月。

<sup>②</sup>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第5期，2004年5月。

由上述统计可知，辛弃疾和刘辰翁是整个宋代最喜欢使用对句的词人，笔者分析这与两人不仅是词人而且是有大才的学者有关，两人在词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才气。随着南宋文人结社酬唱之风的盛行，对作词的技巧越来越讲究，鼎足对、连璧对、扇面对等对仗方式的运用到南宋也就逐渐增多了，刘辰翁比辛弃疾使用得更多，是对辛词的进一步发展。这几种对仗方式由于兼具对偶与排比的特点，能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描写同一事物或同一种情感，使事物的特点得到全面深刻的展现，丰富词的意境，而且读起来也有一种一气呵成，流畅自然的感觉，别有一番韵味，到后来元代的散曲中就变得很普遍了。

## 二、哀怨豪畅皆悲宋

毫无疑问，须溪词的主导风格是继承了稼轩范式的，但毕竟两人所处时代环境不同，所以词的基调也还是会有所区别。辛词尽管对现实不满，但当时宋金对峙，国家还有半壁江山，尚有可为，其词作中更多的是希望东山再起，为国家收复失地的热烈期待，而刘辰翁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南宋王朝一蹶不振终归于灭亡的易代之际，“恢复”已无任何希望，爱国志士驱逐胡虏、收复失地的雄心徒然化为金瓯破碎、欲归无路的悲郁，“感时伤世是他们词作的主要内容，沉痛悲郁是他们词作的基本情调。”<sup>①</sup>元兵攻破宋都临安、三宫北狩时辰翁四十五岁，正当壮年，他的词作大多写于此后，所以声调之凄苦、悲伤又远过辛词。辛弃疾虽屡遭贬抑，但他毕竟是一个有过戎马生活、以功业自许的大英雄，且所任官职中有一些是一方大员，也有机会向君王陈情，而辰翁只短暂地做过教授、书院山长这样的小小学官，几次依附于恩师、同学，社会地位较低，词中自然缺少辛弃疾那种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高亢，调子要低沉许多，有时甚而至于凄厉。所以他的词里没有辛词中金戈铁马、奔腾驰逐的激动人心的境界，稼轩词中反复出现的马、剑、弓、刀、弦、箭等意象亦不再多见。须溪词中出现得最多的表现感情的字眼是“恨”、“愁”，而且他的“愁”不是一般的愁，经常是到了“愁绝”、“愁极”的地步。词中“泪”、“哀”、“苦”、“憔悴”、“断肠”、“凄凉”、“不堪”、“寂寞”之类色彩黯淡、充满感伤调子的词语屡见不鲜（据笔者统计，《须溪词》中共出现“恨”、“愁”皆为60次左右，“泪”有四十多处，其余几个词语加起来共有七

<sup>①</sup> 《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88页。

十余处),《青玉案·暮春旅怀》开头甚至说“无肠可断”。他常用的形容词是“寒”、“残”、“冷”、“乱”(“寒”出现约 50 处,“残”为 43 处,“冷”、“乱”合计约 40 处),他眼中的月亮常常是一轮残月,在《烛影摇红·丙子中秋泛月》首句中更罕见地形容道“明月如冰”,使整首词笼罩在一片冰寒世界中。明杨慎《词品》评辰翁绝笔之作《宝鼎现·春月》曰“词意凄婉,与《麦秀》何殊”,张孟浩亦言其“反反复复,字字悲咽”<sup>①</sup>,他自己在托之易安自喻的《永遇乐》前小序中亦自称“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他的悲与苦,非关风月,无涉羁旅,而纯粹是宋朝灭亡,山河破碎、家国无存带来的伤痛。他的词中饱含了遗民的血泪,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其“苦调”实乃时势使然。

在《辛稼轩词序》中,刘辰翁认为辛弃疾与苏轼同样伟大:“二丈夫无异”,事实上,他在继承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同时,一些作品中也染上了苏轼词的超逸色彩,如《水调歌头·中秋口占》、《唐多令》“日落紫霞洲”、《鹊桥仙·自寿二首》等不少词中表现出了超脱、旷达的胸怀,东坡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内容多次被隐括其中,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韵的词也有五首。况周颐也说“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sup>②</sup>。然而,即使是这些旷达之作,细细读来仍然含有哀伤的调子在里面,如《乳燕飞·王朋益金事夜坐文江之上》,起首曰:“赤壁之游乐”,结尾处却是悲哀之调:“耿余怀,感泪伤离索。”《念奴娇·酬王城山》不但用东坡《赤壁怀古》韵,而且以其人自比:“此时把酒,旧词还是坡杰”、“歌罢公瑾当年”,但却缺乏苏词中的豪气,“拔帜几番残壁”、“几许闲愁残照里”、“簪花起舞,可怜今夕无月”等语含凄凉,不见气势。这都是由于时代的悲哀时时压抑着他,使他终究还是不能真正达到东坡词那样的超脱与放旷。

因为哀怨萦怀,悲愤满腔,当词人拿起笔来欲付之陶写时,这日积月累,无法排遣的情感便从心灵深处喷射而出,一泻千里。如和邓刻的《忆秦娥》:

烧灯节。朝京道上风和雪。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百年短短兴亡别。

与君犹对当时月。当时月。照人烛泪,照人梅发。

<sup>①</sup> 《历代诗余》卷一百十八引。

<sup>②</sup> 《蕙风词话》卷二,《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第 37 页。

辰翁将临安上元节的昔盛今衰以及自己和友人在宋朝兴亡两个时期的情怀、容颜进行了对比，感情浓烈，语气流畅奔放，读起来一气贯注，势如破竹，尤觉心伤透骨。又如用刘克庄韵的几首《唐多令》，激昂奔放，气势流宕，真切地表现出自己凄凉惨痛的心情：

其一

明月满沧洲。长江一意流。更何人、横笛危楼。天地不知兴废事，三十万、八千秋。  
落叶女墙头。铜驼无恙不。看青山、白骨堆愁。除却月宫花树下，尘块莽、欲何游。

其二

风露小瀛洲。斜河倒海流。人间尘、不到琼楼。错向五陵陵上望，几回月、几回秋。  
落日太湖头。垂虹今是不。醉尊前、往往成愁。便有扁舟西子在，无汗漫、与君游。

其三

寒雁下荒洲。寒声带影流。便寄书、不到红楼。如此月明如此酒，无一事、但悲秋。  
万弩落潮头。灵胥还怒不。满湖山、犹是春愁。欲向涌金门外去，烟共草、不堪游。  
再如与赵文互相唱和的《莺啼序》第四段：“琵琶往往，凭鞍劝酒，千载能胡语。叹自古、宫花薄命，汉月无情，战地难青，故人成土。江南憔悴，荒村流落，伤心自失梨园部，渺空江、泪隔芦花雨。相逢司马风流，湿尽青衫，欲归无路。”其化用前人诗句、运用对偶，文字流畅生动，不露斧凿痕迹，特别是其中的一组连璧对，如水流奔腾直下，给充满哀怨的作品带来一股不可羁勒的气势。

刘辰翁评李贺诗《浩歌》曰：“跌宕宛转，沉着痛快”<sup>①</sup>，评《致酒行》：“起得浩荡感激，……末转慷慨，令人起舞。”<sup>②</sup>又在《雁门太守行》“角声满天秋色里”句下评曰：“有此一语方畅”<sup>③</sup>，评《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五、《摩多楼子》诗时也分别有“却是痛快”、“此等痛快”之语<sup>④</sup>，可见他是赞许诗的真率流畅、激荡感人的。从李煜“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sup>⑤</sup>始，词逐渐脱离音乐，由以合乐应歌、娱宾遣兴的基本功能为主转向日益兼重审美功能和认识劝戒功能，自苏轼改革词风，以诗为词，稼轩词派进一步提高词品，于作品中表现立志恢复、

<sup>①</sup> 《唐诗汇评》中第 1953 页，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5 月。

<sup>②</sup> 同上第 1965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1946 页。

<sup>④</sup> 吴正子笺注、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二。

<sup>⑤</sup> 《人间词话新注》，王国维著，滕咸惠校注，齐鲁书社 1986 年 8 月修订本，第 130 页。

经世济国的浩气和壮怀，南宋后期以诗入词已成时代风会，苏辛一派自不待言，“乃至姜张一派，其成功之作也大抵是词的适度范围内的诗化”<sup>①</sup>，刘辰翁本身是诗词兼擅，又曾大量评点前人诗作，在自觉不自觉中将诗的美学风格应用到了词的创作中。在《餐樱庑词话》中，况周颐说道：“须溪词多真率语，满心而发，不假追琢，有掉臂游行之乐。”<sup>②</sup>就是指刘辰翁的作品大多既不流于晦涩，又不假手雕琢，真率自然，生动流畅。辰翁评李贺诗《将进酒》曰：“哀怨豪畅，故是绝调，极是快句，可人可人”<sup>③</sup>，须溪词尚不能称之为“绝调”，但用“哀怨豪畅”来评他自己的这些奇雄豪于悲婉之中的爱国词篇却也足可以当之。

### 三、谁及须溪重笔词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道：“须溪词……往往独到之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世或目为别调，非知人之言也。”所谓“中锋”，本系书法用语，指运笔时笔力集中，以别于偏锋，此处指善于用重笔抒写自己激昂奔放的感情，“以中声赴节”则指声调节奏悲壮激烈。刘辰翁不少词是整首抒写亡国之痛，如《兰陵王·丙子送春》，起首劈头一句“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即揭示出全篇的主题，并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加以发挥，描写了“春去”即亡国后的种种惨状，后二段皆以问句开头：“春去，最谁苦”、“春去，尚来否”，层层深入，充分表达了其鲜明的爱憎感情，批判性很强，卓珂《词统》评曰：“其词悠扬悱恻，即以为《小雅》、楚《骚》可也，填词云乎哉？”<sup>④</sup>又如《摸鱼儿》，同样是首句点明主旨：“三百年、人间天上，遽如许，遽如许”，然后反复摩写国家急剧灭亡带来的伤痛：三百年大宋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人间天上的巨大落差使词人永难释怀，“目极心伤”，斜风冷雨敲打下的帝陵一片荒凉，当年创下这三百年基业的开国君王魂在何处，可曾想到会有今日的惨况？旧日群贤毕至，共谈洛下的盛事已杳如春梦，不堪回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面对败局尚且泣下数行，普通的亡国余民又何须雍门子周鼓琴来催泪呢？其他如《金缕曲》之“破帽吹愁去”、《八声甘州·和萧汝道感秋》等词作，也同样是亡国之悲贯穿全篇，激楚苍凉，沉郁秣至。这些作品用中锋重笔，反复渲染，其情感的宣泄淋漓尽致，迸发出足

<sup>①</sup> 《宋代文学通论》第75页。

<sup>②</sup> 《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1月，第388页。

<sup>③</sup> 《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四。

<sup>④</sup> 《历代诗余》卷一百十八引，转引自《缪钺说词·论刘辰翁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令读者震荡魂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代的其他词人眷怀故国之作大多或是借咏物以寓意，或是在叙行踪、写景物时随笔流露感情，<sup>①</sup>刘辰翁的重笔抒写，独具个性，难怪有时要被“目为别调”了。

但是，中锋重笔并不意味着浅率直露，和盘托出，刘辰翁在浓笔重彩地抒发感情的同时又能兼顾词的婉曲本色，他不是完全直抒胸臆，而是经常运用象征、借代等手法来表现思想内容，真率豪健而不失含蓄蕴藉，从而避免了刘克庄、陈人杰等有些作品中出现的粗豪叫嚣之失。

当时经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努力，词已上升为抒情言志、评论国事的郑重文体，再加上受到宋诗喜议论的影响，在南宋初、中期，词的创作中出现了议论性强的共同倾向。东坡词中已有一些议论，但终未形成一种特别明显的潮流，而至辛词，这一特点就加强了，以至有人说“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sup>②</sup>。辛弃疾有不少评议时局，议论世事，或是思考人生价值的词。如《沁园春·将止酒》、《蝶恋花》“何物能令公喜怒”、《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最高楼·吾拟乞归》、《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等，侃侃而谈，议论风生。辛派词人陈亮、刘过、刘克庄等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他们的很多作品以抗金复国、伤时忧边为题材，特别是陈亮，常在词里讥弹时政，直陈恢复方略，充分表达了爱国激情，但有时不免议论过多，不够凝练，导致损伤了词的韵味。而刘辰翁词中除了《金缕曲》“绝北寒声动”、悼念文天祥的《莺啼序》等少数几首词中有一些议论之外，直接议论却并不多见。他的思想表达常常是通过大量的比兴来表现的。如他的三十几首歌咏春天的词，但凡是作于宋亡之后的，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与南宋的灭亡有关，这些词以春去喻宋亡，婉转沉郁，与辛弃疾《摸鱼儿·淳熙己亥》中的“烟柳斜阳”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本文第二章所举的几首送春词，由于悲剧色彩浓厚、比兴手法成熟，而被视为须溪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另外咏桃花、海棠等的十余首赏花之作则托物寓意，以娇艳的花朵遭受风吹雨淋而凋零残败暗喻家国的惨变，含蓄深婉。

刘辰翁较其他辛派词人爱用比兴寄托而少发议论，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不同了，作为一个亡国遗民，在异族新朝的高压统

<sup>①</sup> 参见《缪钺说词·论刘辰翁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86页。

<sup>②</sup> 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稼轩词跋》，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第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治下，他不可能再象前人那样直接议论时事，抒发对故国的热爱和对当权者的不满，二是由于上节所述“以诗入词”风尚的影响，刘辰翁词作不仅内容上丰富多样，在创作手法上也更多地吸收了诗歌的艺术因素。辰翁继承了楚骚以“香草美人”为核心的象征兴寄的传统，他不仅在很多词作中表达了对屈原的景仰，屡次将屈原《离骚》、《渔父》、《九章》等诗中的语句化用到词里，而且在《摸鱼儿·甲午送春》词中说：“钟情剩有词千首，待写《大招》招些”，这就明确说明了自己是继承屈原楚骚笔法的。刘辰翁评点各家诗，最看重的就是被认为“祖《骚》宗谢”<sup>①</sup>、“原本《风》、《骚》”<sup>②</sup>、“盖《骚》之苗裔”<sup>③</sup>的李贺诗，其子将孙在《刻李长吉诗序》中云：“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评诸家诗，最先长吉。……第每见举长吉诗教学者，谓其思深情浓，故语适称而非刻画无情无思之辞，徒苦心出之者，若得其趣，动天地、泣鬼神者固如此。又尝谓：‘吾作《兴观集》，最可以发越动悟者在长吉诗。’”<sup>④</sup>在《评李长吉诗》中，他对杜牧谓李贺诗“理不及《骚》”<sup>⑤</sup>表示了不满，认为“谓其理不及《骚》，未也，亦未必知《骚》也”，以自己为李贺唯一的知己：“旧看长吉诗，固喜其才，亦厌其涩。落笔细读，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观不到此也，是千年长吉犹无知己也。……千年长吉，余甫知之耳！”最后说道：“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如惠施“坚白”，特以不近人情，而听者感焉，是为辩。若眼前语、众人意，则不待长吉能之。此长吉所以自成一家欤！”刘辰翁赞扬李贺“思深情浓”，推崇其诗中的理外之理、言外之意，说明了他反对粗率浅露，太过直白，主张深沉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他对杜牧的批评有失偏颇，但他的这种创作理念却是可取之处的。

然而，同样是运用比兴，相比周密、王沂孙、张炎等浙江遗民词人表现黍离之悲的咏物词，刘辰翁的象征、寄托要明白得多，他的爱国词作主题显而易见，其攻击的矛头，鲜明的爱憎，均“昭然可见”<sup>⑥</sup>，而且由于运用重笔，故而通首

<sup>①</sup> 《唐音癸签》引《吟谱》语，转引自《唐诗汇评》。

<sup>②</sup> 《春酒堂诗话》，转引自《唐诗汇评》。

<sup>③</sup> 杜牧《李贺集序》，转引自《唐诗汇评》。

<sup>④</sup> 《养吾斋集》卷九序二。

<sup>⑤</sup> 杜牧《李贺集序》曰：“……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谏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无得有是？……”，引自《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

<sup>⑥</sup> 《南宋词史》第50页。

情意贯彻，不象王、张诸人那样旁敲侧击，曲折隐晦，他们的比喻、借代低回掩抑，有时隐约含蓄得令人费思。缪越《论刘辰翁词》曰：“碧山、叔夏伤离黍，谁及须溪重笔词”<sup>①</sup>，可谓一语中的。

#### 四、轻灵婉丽启元明

刘辰翁吸收诗的笔法入词的特点还体现在了他的词的小令的创作当中。他不但善于写像《兰陵王》、《金缕曲》等那样雄浑苍凉、可以铺叙衍展的慢词，也善于抓住生活细节，用常语、淡语、轻语写出节奏轻快而情韵兼胜、余意不尽的小令。他的部分小令既继承了五代韦庄、李煜、北宋苏轼、秦观以至南宋朱敦儒、刘克庄等人的部分小令中清新高雅、平淡自然的词风，又吸收了晚唐绝句中的轻灵流利风格，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当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不仅如此，这些小令还影响了元以后部分小令的创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

##### 浣溪沙·感别

点点疏林欲雪天，竹篱斜闭自清妍。为伊憔悴得人怜。欲与那人携素手，粉香和泪落君前。相逢恨恨总无言。

##### 山花子

此处情怀欲问天。相期相就复何年。行过章江三十里，泪依然。早宿半程芳草路，犹寒欲雨暮春天。小小桃花三两处，得人怜。

这两首词用轻笔、淡笔画出疏丽的画面，抒发深挚厚重的男女离情，情景兼融，语浅而情深，余韵悠长。又如：

##### 浣溪沙·春日即事

远远游蜂不记家，数行新柳自啼鸦。寻思旧事即天涯。睡起有情和画卷，燕归无语傍人斜。晚风吹落小瓶花。

词的主旨是写思乡情怀。首尾四句写景，中间两句写人。“远远游蜂不记家”暗中点明词人之“记家”，“新柳”、“啼鸦”交代了季节是春天，又隐含离愁乡思，“燕归无语”反衬词人心绪复杂，“瓶花”凋落又暗含着美人迟暮、好景不长的怅惘。写乡思，但又不尽是乡思，将从午睡后到傍晚的一段百无聊赖的情思用淡雅简练的笔致轻轻道出，无重字亦无重色，隐隐约约含有一种哀怨情绪和孤寂氛

<sup>①</sup> 《缪越说词》第185页。

围，显得空灵多姿，富于韵致回味。

《鹊桥仙·自寿二首》是刘辰翁寿词中比较特别的两首，用轻灵婉曲之笔、超忽飘然之态描写了超乎现实的理想中的神仙境界，表现了一种超脱、淡泊的旷达胸怀，但在超脱语的背后却又隐隐然有难以忘怀世事的苦痛蕴含其中，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类似的词作另外还有《望江南·晚晴》、《点绛唇·瓶梅》、《归国遥·暮春遣兴》、《沼君怨·玩月》等，以白描手法、通俗的语言描写传统别情、闲适意趣，轻灵婉丽，平淡之中见神韵，别具一格。这些具有独特成就的小令在词史上较受后人重视，薛砺若《宋词通论》评其曰“不亚小晏、秦郎”。

人们通常认为宋诗追求理趣，喜发议论，以才学为诗，不像唐诗真率多情、神韵天成，其实宋诗中也有有一部分作品吸收了晚唐绝句构思婉曲、意境空灵、韵味深美的写法，与宋调特征的发展相疏离。如王安石、苏轼的一些七绝即取法晚唐诗的含蓄蕴藉，空灵而富于神韵。南宋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如姜夔、杨万里弃江西而学晚唐，姜夔七绝寄兴绵邈，轻灵自然近于陆龟蒙，杨万里得之于晚唐诗的轻灵简捷而又加以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诚斋体”。南宋末年一些江湖诗人如“四灵派”作诗亦尊晚唐，注重建立清新流畅的诗风，一些白描化的写景诗平淡简远，雅致圆润。刘辰翁继承了这样一路诗风，也写出了一些轻灵婉曲的绝句，如：

#### 春晴

江柳长天草色齐，新晴何物不芳菲。无因化作千蝴蝶，西蜀东吴款款归。

新燕池塘绿雨肥，初晴未暖日光微。角巾犹带花梢湿，才倚阑干见絮飞。

#### 探梅四绝前二首

江天欲雪未雪时，绝江探梅驴倒骑。空中著我方成画，乱后逢花且赋诗。

钧天远远月斜斜，归客迢迢未到家。一色白云天似雪，和衣和雪送梅花。

情景兼融，以疏宕的景物描写传递出弦外之音，风神缥缈，轻灵自然。清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顾璟芳说曰：“词之小令犹诗之绝句，字句虽少，音节虽短，而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张炎《词源》亦曰：“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

一字闲不得。”说明小令与绝句的作法有很大的共通之处，绝句也因之能够为小令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刘辰翁的绝句吸收了晚唐绝句轻灵深婉、韵味醇厚的神髓，并将其融入到了他的小令中去。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曰：“须溪词中，间有轻灵婉丽之作。似乎元明以后词派，导源乎此。诂时代已入元初，风会所趋，不期然而然者耶？”况氏此说，比起其他所有论须溪词者多了一层历史观照，独具慧眼地指出了辰翁词的“启后”作用。确实，元明词中也有一些作品继承了这种风格，元词如姜夔《浣溪沙》

山滴岚光水拍堤，草香沙暖净无泥。只疑误入武林溪。两岸桃花烘日出，四围高柳到天垂。一尊心事百年期。

上阕写山水的清秀，下阕写林木的繁茂，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只最后一句自然流露出了暂时无法实现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的淡淡惆怅，语言平易简洁，风格清新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又如虞集《南乡一剪梅·招熊少府》：

南阜小亭台，薄有山花以次开。寄语多情熊少府，晴也须来，雨也须来。随意且衔杯，莫惜春衣坐绿苔。若待明朝风雨过，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虞集以词代柬，邀请熊少府来饮酒赏春，情意恳切而辞语婉转，于轻快流畅、清切婉丽中表达了深厚的友情，可谓语重情长。明词如夏言《浣溪沙·春暮》：

庭院沉沉白日斜，绿阴满地又飞花。岑岑春梦绕天涯。帘幕受风低乳燕，池塘过雨急鸣蛙。酒醒明月照窗纱。

全词以时间为脉络，由“白日斜”至“明月照”一路写来，描写因“飞花”而有“春梦”，再因梦无所得而“醒”，表现了暮春萦绕在词人心头的说不清、道不明，轻如云、淡如烟的隐隐惆怅，词意婉曲而词风闲淡，将人引入了一个似真似幻、如诗如画、美丽迷离、自由轻盈的艺术境界。另外如元邵亨贞《浣溪沙·春感》、陆祖云《菩萨蛮·题钱德钧水村图》、明陈铎《浣溪纱》“波映横塘柳映桥”、沈宜修《忆王孙》“天涯随梦草青青”等作品也是用简洁的语言描写生活情趣，清新流利，情景兼融，用语淡雅而有深厚之味，绵邈之情。可以说，刘辰翁的小令透露出了词发展的新信息，开启了元以后词的创作。

综上所述，刘辰翁较好地继承了辛弃疾词的豪放又兼沉郁的词风，吸收了辛词中常用的用典使事、“以文为词”等手法，又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能打破

诗词的界限，以诗的笔法入词，他善于用中锋重笔抒写满腔爱国情怀，作品凄婉中不失豪宕，蕴藉中不失真率，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处，而他那些淡雅中不失空灵，独具特色的小令则在词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 结 语

刘辰翁的词作成就虽不能与苏、辛、姜、吴比肩，但凭借其较好地继承稼轩词风而又能形成自己特色的艺术成就，及其所反映的深厚诚挚的爱国热忱、民族精神，仍可谓为南宋词人中一位较有成就的重要作家，虽然他的一些词作中流露了及时行乐、避世游仙的消极情绪，也存在着如吴企明所说的有些熟典反复使用，缺乏新意，有些僻典又艰涩难解，甚至还有个别地方误用典故的缺点<sup>①</sup>，但是瑕不掩瑜，在宋遗民词人中，其成就是数一数二的。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云：“《须溪词》……风格道上，略与稼轩旗鼓相当。”夏承焘更曰：“稼轩后起有辰翁，旷代词坛峙两雄。”<sup>②</sup>，略有过誉，吴企明评论其为“苏辛词派最有光彩的殿军”<sup>③</sup>、“须溪词的思想价值，在同时代的词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与相媲美”<sup>④</sup>，是符合其历史地位的。

---

<sup>①</sup> 《须溪词》前言第13页。

<sup>②</sup> 《瞿髯论词绝句》，中华书局1983年2月。

<sup>③</sup> 《须溪词》前言第10页。

<sup>④</sup> 同上第9页。

## 参考文献

### 专著:

- 1、《须溪词》，[宋]刘辰翁著，吴企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 2、《南宋词史》，陶尔夫、刘敬圻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 3、《唐宋词史》，杨海明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 4、《唐宋词流派史》刘扬忠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5、《缪钺说词》，缪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 6、《宋词通论》，薛砺若著，上海书店 1985 年。
- 7、《龙榆生词学论文集》，龙榆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 8、《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 9、《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著，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 10、《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 11、《宋代文学思想史》，张毅著，中华书局 1995 年。
- 12、《宋代文学通论》，王水照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 13、《词学》第一辑，华东师大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 14、《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清]况周颐、王国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
- 15、《词源·乐府指迷笺释》，[宋]张炎、沈义父著，夏承涛校注、蔡嵩云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
- 16、《金元词论稿》，赵维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 17、《宋诗特色研究》，张高评著，长春出版社 2002 年。
- 18、《宋代绝句赏析》，陈友冰、杨福生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 19、《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第二卷，吕慧娟主编，山东教育出版 1989 年。
- 20、《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之《宋代文学研究》，张毅主编，北京出版社 2001 年。
- 21、《词学研究论文集》，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 22、《宋金词论稿》，刘锋焘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 23、《稼轩词编年笺注》，[宋]辛弃疾著，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 24、《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韩经太著，中华书局 1997 年。
- 25、《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许总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 26、《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年。
- 27、《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王步高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 28、《唐宋词审美观照》，吴惠娟师著，学林出版社 1999 年。
- 29、《唐宋词流派研究》，余传棚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30、《南宋江湖词派研究》，郭锋著，巴蜀书社 2004 年。
- 31、《全宋词》，唐圭璋主编，中华书局 1999 年。
- 32、《中国词学大辞典》，马兴荣、吴熊和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 33、《宋元词话》，施蛰存、陈如江辑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 34、《词学通论》，吴梅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 35、《迦陵论词丛稿》，叶嘉莹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 36、《唐宋词史论》，王兆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 37、《南宋社会生活史》，谢和耐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2 年。
- 38、《两宋词人年谱》，王兆鹏著，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4 年。
- 39、《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张宏声著，现代出版社 1990 年。
- 40、《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罗立刚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41、《中国文化史》，冯天瑜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 42、《四库全书总目》，[清]永榕等撰，中华书局 1981 年。
- 43、《民国庐陵县志》，王补、曾灿材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 44、《元散曲经典》，吴新雷、杨栋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 45、《辛弃疾词鉴赏》，邓广铭等著，齐鲁书社 1986 年。
- 46、《元代文学史》，邓绍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
- 47、《宋代文学研究年鉴 1997-1999》，刘扬忠、王兆鹏编，武汉出版社 2001 年。
- 48、《宋代文学研究年鉴 2000-2001》，刘扬忠、王兆鹏编，武汉出版社 2002 年。
- 49、《宋代文学研究年鉴 2002-2003》，刘扬忠、王兆鹏编，武汉出版社 2005 年。
- 50、《金元词通论》，陶然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 51、《词曲概论》，龙榆生著，北京出版社 2004 年。
- 52、《宋诗研究》，胡云翼著，巴蜀书社 1993 年。
- 53、《中国词学批评史》，方智范、邓乔彬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 54、《宋史》，[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 1997 年。

- 55、《武林旧事》，[宋]周密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 56、《唐诗汇评》，陈伯海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 57、《唐宋词汇评》两宋卷，吴熊和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 论文：

- 1、《刘辰翁事迹考》，马群著，《词学》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 2、《刘辰翁生卒年考辨》，周文康著，《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 年第 3 期。
- 3、《刘辰翁年谱》，吴企明著，《中国韵文学刊》1990 年第 2 期。
- 4、《论刘辰翁对稼轩范型的总结、继承与发展》，李璞著，《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 年第 2 期。
- 5、《论刘须溪对辛稼轩的接受》，朱丽霞著，《同济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 6、《由“二语外率鄙俚”谈开去——论刘辰翁对于词语言风格的主张》，李璞著，《中国韵文学刊》2001 年第 2 期。
- 7、《节令词 招魂曲——简评刘辰翁的节令词》，廖泓泉著，《语文学刊》2003 年第 3 期。
- 8、《刘辰翁暮年词作论》，霍有明、牛海蓉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 年第 1 期。
- 9、《〈须溪词〉论》，田芳著，《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 年第 1 期。
- 10、《山中岁月海上情——辛派词人刘辰翁和他的〈柳梢青·春感〉》，郭延龄著，《榆林高专学报》1998 年第 3 期。
- 11、《每于元夕忆京华：读刘辰翁〈宝鼎现〉》，陈元锋著，《文史知识》2002 年第 3 期。
- 12、《刘辰翁的文学评点及其地位》，孙琴安著，《天府新论》1997 年第 6 期。
- 13、《论南宋遗民词审美意象形态的特色》，郭艳华著，《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 14、《宋代元夕词探微》，陈海娟著，《淮海工学院学报（人社版）》2004 年第 3 期。
- 15、《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刘明今、杜娟著，《文学遗产》2005 年第 4 期。
- 16、《唐宋元小令流变论》，陈绪万著，《人文杂志》1992 年第 2 期。
- 17、《论张先“以小令作法写慢词”》，孙维城著，《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 18、《小令能传家国恨 不教词境囿花间——李煜后期词作浅析》，刘广辉著，《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 19、《论宋末元初江西词人群》，刘荣平著，《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 20、《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的内容特质》，谢皓焯著，《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4年第4期。
- 21、《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的群体特征》，谢皓焯著，《求索》2004年第3期。
- 22、《试论绝句与词的关系》，赵其钧著，《江淮论坛》1993年第1期。
- 23、《元曲小令中特有的语言形式——鼎足对》，刘本贤著，《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 24、《姜夔与杨万里七言绝句比较》，周荷初著，《中州学刊》2004年第4期。
- 25、《论王安石绝句对中晚唐绝句的继承与变化》，刘宁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 26、《关于宋代自寿词》，青山宏著，《沼尻博士退休記念中国学論集》，东京汲古書院 1990年。

#### 电子文献：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清]纪筠等撰，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后 记

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抬头看窗外已是残月无踪，万籁俱寂。本人作为一个在职日语教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学位，其中辛苦自不待言，论文的写作又由于去年12月至今年3月赴日本进修日语而暂停了几个月，回来已临近毕业，时间比较紧张，但凭着本人对古典文学的一腔热爱，对学业和事业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一份执着，以及导师的悉心指导，几经修改，终于能够将自己研读《须溪词》的体会完整地、像样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希望这篇饱含着心血的论文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陈 斌

2006.6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1. 发表论文:《论日本和歌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9月总第141期。
2. 2006年8月参加在南昌举行的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稼轩后起有辰翁——试论须溪词的艺术特色》在会上交流并获准收入即将正式出版的论文集。

## 谢 辞

三年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回首这忙碌而充实的三年，在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同时又能够坚持学业，实在有赖于各方面的支持和关心。

感谢恩师吴惠娟教授，平时在学习和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论文从选题、编写提纲到不断地修改，直至最后定稿，全都离不开吴老师的悉心指导、严格把关，导师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热情宽容的处世方式，我将铭记在心，作为指南。

感谢董乃斌、孙小力、张寅彭、周锋、蔡锦芳、邵炳军、林建福等中文系的所有任课老师，他们不仅传授我们知识，而且教给了我们将会一生受益的治学方式。其中董乃斌、罗立刚老师对我的论文提纲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感谢外语学院日语系的所有领导和同事，有他们在工作上给我以支持和配合，我才得以顺利地完成学业。

最后还要感谢我那可爱的女儿，是她给了我无穷的动力。我决心要以身作则，成为她的好榜样，让她从小懂得要不断进取，热爱读书。

陈 斌

2006.6